觀察

逢星期六出版 · 三十七年五月一日 · 每份售三萬元

第四卷 第十期 三版

專論

第二個「聞一多事件」萬萬製造不得 儲安平

論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樓邦彥

美國通信

美國大選點將錄 段連城

生活與文化

兩種克服自然的知識活動及其衝突 劉緒貽

觀察通信

副總統選舉的曲折 觀察特約記者

陝北戰局 觀察特約記者

中大學生自治運動的新階段 觀察讀者投寄

罷課期間的清華園 觀察讀者投寄

週末闢欄

錢面前的平等 何永佶

文藝

甘地·羅曼羅蘭會談詳記 凌卓

讀者投書

北平四大學教授九十八人來函 · 一個出席國大採訪的新聞記者的來信

發行者：觀察社

社址：上海(5)北四川路一九七二號內一號

電話：(02)62432

電報掛號：590027

訂閱價目

(三個月)

平寄：三十萬元

掛號：四十二萬元

航平：四十七萬元

航掛：六十萬元

郵資漲價，謹請補繳。

國外：半年，美金四元

觀察合訂本

第一卷上冊有售

第一卷下冊有售

第二卷上冊有售

第二卷下冊有售

第三卷上冊有售

第三卷下冊有售

售價：每冊三十八萬

郵費：掛號每冊二萬

航掛每冊十七萬

廣告價目

封底套色四千萬元

普通

全面三千六百萬

半面一千九百萬

¼面一千萬

·退稿附郵

平退：附郵五千元

掛退：附郵一萬元

航退：附郵一萬五千

航掛退：附郵二萬元

如欲退稿，務請附郵，事後函詢，不易查還。

定戶注意

讀者惠函查詢或更改地址，務請註明定單號碼，否則無從查復。

讀者投書

北大·清華·師院·燕京四大學教授九十人來函

編者先生：下面是我們北平四大學教授九十人對於國民黨北平市黨部主任委員吳鑄人四月十九日在紀念週中講演的駁斥並質詢。另外我們又附上中央社關於吳氏講演的報道。如承賜刊，不勝感荷。

北大，清華，師院，燕京四大學九十教授同啓　四月廿三日

一、吳鑄人的報告

（中央社訊）國民黨北平市黨部主委吳鑄人，於十九日上午舉行總理紀念週中，對於此次學潮之發生及今後消弭學潮之方法，有詳細之報告。

吳氏首謂：「近年來的學風，比較戰前沒有人能夠滿意。每年都有學潮，而其所用的武器是罷課，遊行，貼標語，散傳單，其目的是爲奸匪宣傳，直接是詆毀政府，間接是造成紛擾的局勢。就是不鬧學潮，有少數大學的少數學生經常在學校張貼的壁報。開會的朗誦，唱歌的詞調，集會的方式，演劇的內容，都越乎學生應守的本分。先生的告誡不聽，純正同學如不隨聲附和，便指罵爲「國特」。

更假藉民主集會結社言論自由等等名詞，藐視國家的法令，隨便組織團體。須知民主自由的先決條件，是遵守國家的法紀，不遵守法律的民主自由，便是暴民亂民，便是假借民主自由的美名，掩護自己的罪行，否則盜匪搶刼人民，也可以藉口民主自由爲其犯罪的辯護。

爲什麼學校弄到這個地步？我們推究原因，政府首先應負姑息養奸的責任。因爲每一個鬧市的大學，都是有名的大學，教授都是第一流的教授，學生絕大多數是優秀的青年，其暗受奸匪利用，甘爲「共特」，鼓動風潮，刼持多數的首要份子，充其量也不過十餘名。爲姑息此十數名「共特」奸匪，犧牲多數學生的學業。至愛國學生，愛國民衆，激於義憤，起而反抗，自動除奸，方法每逾常軌，行動難免幼稚，甚至演成流血慘案，政府還要負防範不週，保護不力的責任。事之不智，無有過於此者」。吳氏次分析這次北平的學潮的發生，也是這樣造成的。略謂：「我們如不設法根本消弭學潮，必然要演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犧牲的是純潔的青年，愛國的民衆，軍民當局還要負防範不周的責任，甚至要負放縱指使的罵名。鼓掌稱慶，增加津貼的是那些少數「共特」奸匪。

因此我今天首先要求我們的同志和愛國家愛民族的學生和民衆，接受我的勸告。我知道你們都是義憤塡胸，摩拳擦掌的要與潛伏奸匪拚個你死我活，須知革命不能單憑血氣之勇，一切行動，必須要在法律軌道以內，毋使親者痛而奸者快。具體的說，你們如果知道誰是奸匪，誰是「共特」，你們可檢同證據，向治安當局報告，或向法院檢舉控訴。

其次，我以國民資格，請求學校當局，要嚴格禁止反戡亂，反行憲及詆毀元首，汚衊政府的壁報，標語，唱歌和戲劇。此類宣傳消極是陰謀顚覆民國，積極是替奸匪宣傳。縱或軍政當局疏於察覺，不加取締，凡屬愛國學生和愛國民衆，必然要起而制裁，其結果仍是鬧糾紛，造學潮。

更其次，我要忠告三位教授，再勿在「共特」所召集的會場中，憑一時的快意，作刺激學生的言論，博得「共特」們預先佈置的捧場式的盲目鼓掌，受奸匪的利用，這是一件極危險的行動。須知北平一百七十萬民衆中，至少有五十萬人，奸匪對他們負有血債，負有「清算」，「鬥爭」，「坦白」等等債務，萬一五十萬人中出了一個激烈份子，其結果是演一幕害人害國家的慘劇，你們說是不是？

最後檢討這次學潮，我們引爲遺憾的有幾個大學講師助教會，縱或可以逃避法律上的責任，但逃避不了道義和良心上的責任，因爲學生罷課三天剛剛過去，他們不早不晚接着又罷課三天，這不是火上加油，製造糾紛，擴大事態嗎？軍政當局向師院，北大道歉，固屬理所當然，然似乎眞正要向這兩個學校道歉的是推波助浪的少數講師助教先生們，在此戡亂驅匪時期，希望大家平心靜氣，相互容忍，萬不可輕易掏出最後的「罷」字武器來。先生罷教，學生罷課，對於他人的生活，還不受什麼影響。如果自來水公司，電力公司和電話局的工友，他們也掏出最後武器「罷」起來，我們的生活立刻就要受很大的影響，那還成什麼社會。這次不幸的事件，算是過去了，希望大家今後要共同救火，不要玩火，更再不要掏出「罷」字武器來了」。

吳氏最後評論這次學潮的解決謂：「我極其欽佩北大，清華，師院當局和多位教授，他們苦心孤詣，一面勸導學生，一面盡力使問題簡化。同時我很感激黨政軍幹部同志，均不意氣用事，平心靜氣，兩面疏導，這個工作確乎不易。我知道我這個報告，裏裏外外得罪了許多人，我個人可以先向大家道歉，但是我爲大多數純潔青年和愛國民衆，不受無謂的犧牲。我爲我們的祖國，我不能不忠勇的說出學潮的原因所在。去掉這些原因，我相信永遠不會再有學潮。既往不咎，來者可追，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希望大衆互相勉勵，共同努力，完成戡亂建國剿匪救民的神聖任務。」

二、九十教授的質詢文

報載中央社訊，國民黨北平市黨部主任委員吳鑄人氏於四月十九日舉行總理紀念週中，報告學潮的經過及今後消弭學潮的方法，一則謂每次學潮的目的皆爲「奸匪宣傳」，再則「忠告三位教授」，勿再受「奸匪利用」，否則「萬一五十萬人中出一激烈份子，其結果是演一幕害人害已害國家的慘劇」。我們認爲這不但是故意歪曲事實，存心威脅，而且是進一步迫害的先聲。

學潮發生固屬不幸，但接連的傷害學生，包圍學校搗毀校舍等暴行，當局實不能辭刺激學潮之咎。手無寸鐵的善良純潔青年對於這樣假藉暴行來挑釁的手段，表示憤慨與抗議，我們只有衷心同情。爲了維護學府尊嚴與爭取安全保障，我們也曾忍痛罷教，喚起全國人士的注意，藉以制止層出不窮的迫害與慘案，挽回迭受摧殘的教育生機。目下學潮正在漸趨平息中，而黨部主持人竟又加以刺激，極盡挑撥誣衊，威脅之能事，用心何在，令人詫異。

無論吳鑄人氏所告的三位教授是指何人，我們要質詢他：所謂受奸匪利用究竟有何證據？我們更要追問，第二次聞一多事件是否已在預謀製造中？我們願意提醒當局，聞一多教授的被害不但沒有消除學人對於現狀的不滿，且更加深了他們的警惕與憤慨。假令政府容許在這文化的古城再演一幕同樣的慘劇，這祇足以表現其顢預與殘暴而已。

北大、清華、燕京、師院等校教授：

方亮　王鈞衡　李光蔭　汪振儒　吳仲賢　黃沐　周明群　翁獨健　高名凱　孟昭威　段學復

王之軒　王毓瑚　李連捷　汪菊淵　吳恩裕　金岳霖　林庚　容肇祖　陳兆衡　孟慶基　馬大猷

王金銘　王鐵崖　李廣田　汪瑄　阮維周　祁開智　林傳光　孫一青　陳占元　胡世華　馬堅

王帳源　申宗圻　李景均　吳晗　余冠英　周一良　林耀華　孫楷第　陳定民　俞平伯　馬聖祖

（下接第十二頁）

本刊傳統

一、祇要無背于本刊發刊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並不表示卽爲編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眞姓名的任何論文。

觀察
儲安平主編
第四卷第十期
三十七年五月一日

本期作者

儲安平：復旦大學教授
樓邦彥：北京大學教授
段連城：
劉緒貽：武漢大學副教授
何永佶：前西南聯大教授

第二個聞一多事件萬萬製造不得

儲安平

北大、清華、師院、燕京四大學教授九十人的來函，已刊本期投書欄。編者另接北大一個學生來函，內云：「目前的情勢愈來愈嚴重，陳雪屛吳鑄人一再揚言學運由共黨操縱，並竭力分散師生之間的團結，煽動學生與難民之間的仇恨。吳鑄人並公開警告出席學生集會的三教授（指許德珩、樊弘、袁翰青三先生）。這雖是恫嚇性質，亦未始不可能造成聞一多事件的重演。」這個學生又說：「各種事實的教訓，已充分證明：要在現政府下求改革，只是一個幻想」。

這一年來國內的情形變化相當大。軍事上的變化和經濟上的變化是大家看得到覺得出的，大家看不到覺不出的是一般人（特別是青年學生）的情緒上的變化。去年五月六月，南北各地都沉淪在排山倒海的學潮之中，那時參政會正在南京開會，一部分參政員作最後的一次努力，希望促成國共之間的和談。一般社會，包括學生在內，亦都衷心希望和談恢復。希望和平不僅僅是爲了任何個人的利害，大家都是爲國家着想。其後參政會閉會的情形一天比一天使人悲觀，極端份子在會場中佔着壓倒的優勢。那時我們就接到北平方面的來信，說這是大家（包括教授和學生）對和平最後一次的呼籲，這個階段一過，學生的情緒可能要轉入另外一個更積極的階段了。去年七月作者在北平就了三個多星期，聽說許多學生都「走」了！其中甚至有快要在大學畢業的學生，也丟開一切，頭也不回一回地走了！他們覺得在「這一個」區域裏就下去已經沒有意義，他們已不願再將精力和時間浪費在那種毫無實際效果的呼號上，他們決定去做一點更實際的工作，做一點更有效的工作。當一些朋友談到這些情形時，一方面在心底裏佩服這些青年有勇氣，有決心，一方面都嘆息當前的環境竟把青年逼成這個樣子。有一位先生戀戀地說：「走的都是最優秀的！走的都是最優秀的！」

這一年來，就學生一部分說，最觸目的現象，是學生與政府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敵視的程度越來越深。在政府一方面，祇要學生一有什麼活動，就惡意相視，咬定他們受了共產黨的利用；在學生一方面呢，則對於政府，已老老實實，直截了當，指這個政府是一個反動的政府。政府和學生，實際上已儼然成爲敵人。爲什麼會弄到這個樣子呢？其中一個最基本的原因，就是政府實在使人太失望了。作者對於國民黨二十年來的執政有一個一貫的看法，用一句話來點穿：即政府什麼都不管，祇管他自己。一切措施都是以他自己的利害爲出發點的。假如政府要修一條鐵路或築一條公路，那就因爲這條鐵路公路可以給他運兵；假如政府要興建一個廣泛的電話網，那就因爲這個電話網可以加強他的政治控制；假如政府在財政制度上有什麼更張，那就因爲這樣一來政府可以多徵一點稅，多弄一點錢；假如政府頒佈一個新的法律，那就因爲這個法律可以防止人民若干活動，或作爲政府某種行動的一種法律根據。總之，一切都爲政府自身設想；凡是和這個政權沒有直接利益的事，它都沒有興趣，或者裝聾作啞，或者敷衍了事，或者乾脆不管。人民沒有飯吃，他管嗎？他不管。人民沒有衣穿，他管嗎？他不管。人民沒有房子住，他管嗎？他不管。政府祇保護富人，不保護窮人；政府祇管束窮人，不管束富人。在重慶時代，威爾基、華萊士要來了，就實行清街，一切沒有飯吃的窮人都在被清之列，以免有礙觀瞻；國大開幕了，下關和浦口的難民都被驅逐出去，以致發生蚌埠的搶案。大家痛恨豪門，要求動用他們在國外的財產，可是政府不敢碰一碰既得利益階級的利益；大家要求實行民生主義，使耕者能有其田，可是政府沒有決心，不敢有損地主階級的利益。這樣的統治怎能叫人擁戴！一天一天的過去，一年一年的過去，沒有一件事使人看了順眼，沒有一件事使人聽了高興。一

切公共的輿論都不能改變政府的作爲，官做他的官，黨辦他的黨，臉皮老老，肚皮飽飽，這叫人怎能服氣！不僅一般青年學生越來越趨極端，就是一般中年人，據我們所瞭解的，心情和思想也都一天一天的在轉向變化：本來對於政府感覺失望的，慢慢兒的對政府感覺絕望了；本來對於政府感覺絕望的，終於對於政府「不望」(不再存什麼希望)了；本來無所謂的人，現在也一點兒一點兒的左傾了；本來稍稍左傾的人，現在也一點兒一點兒左得利害了；本來絕對仇視共產黨的，現在也在努力瞭解共產黨了；本來不大喜歡共黨產的，現在也漸漸對共產黨表示同情了。這一種變化是一種沒有聲音的變化，然而卻是一種重大的變化。這一種變化，決不是基於任何個人的利害而發生的，這是一種客觀的環境所促成的。而且，我們還應該說，這種變化正在「時間」的推進中加速其程度。本刊四卷七期刊有一篇讀者投書，說：「北方情形已成等待局面，倒過來了！一般空氣很緊張，但在表面上卻很平靜。問題好像已經解決了似的。」這最後的一句，極堪玩味。據我們所能感覺到的，現在北方一般青年的心情，都在期待着一個「新的社會」的來臨。爲什麼大家期待着一個「新的社會」的來臨？就因爲今天我們所見所聞，不滿意的事情實在太多了，社會上各種惡勢力、惡習慣的根基實在太深了，這使我們簡直不敢希望在這個現狀下可以把一切不合理的事情改革過來。最近國內一般言論界，大都非常消沉，這消沉是一種可怕的消沉，這轉向也是一種嚴重的轉向，可惜政府不努力去瞭解這種消沉，不在根本上設法挽救人心的轉向，而仍然走着老路，一味的想以强力去壓伏人心！

在這一個無聲的變化中，惟一可以覺察到的，就是學生的態度。在這一年中，學生運動有幾個引人注意的特徵，歸納之不外兩點，一是人人要有飯吃，能够活得下去，這就是他們所爭取的「反飢餓」；一是人人應有基本的公民權利，不能無故遭受迫害，這就是他們所喊的「反迫害」。他們所爭取的內容，已不僅僅限於他們自身的權利，他們的呼喊業已成爲一種「時代的聲音」。第二，在學生運動的技術上，他們業已到達爲前此未有的程度，這就是他們所常常歌唱的「團結就是力量」。他們的團結程度，確爲前所未見。政治是有物理性的，壓迫愈大，反抗亦愈大，他們的如此團結亦可反證當局壓迫的利害。不僅是一校一地團結，他們業已做到了全國團結的程度——至少在精神上，他們的團結是全國性的。所以一校出了事，他校立刻響應，幾個學校宣佈「聯防」；一地出了事，別地方的學生立刻響應，呼籲、控訴、捐款、全力支持。第三、勇敢，堅定，他們完全成熟。他們在現實的分析，理想的追求，辦事的能力，奮鬥的精神上，均已表現出驚人的成就；他們已隱然成爲一個推動時代的巨輪。

在這樣一個情形下，政府如何對付學生呢？據我們的觀察，政府對於學生已懷有一種超出常態的恐懼心理，因之政府對於學生的態度，完全陷入一種變態的狀態之中。政府業已有一種牢不可拔的成見，認爲學生的一切具有政治性的行動，都是受共產黨利用的。在這一個大前提下，於是政府對於一切「鬧事」的學生，完全不把他們當作「學生」看待。我們看，這一年來，祇要學生有什麼公共集會，政府便是出動大批軍警，架起機槍，如臨大敵。上海（同濟）的案子，成都的案子，北平的案子，政府用刺刀，槍柄，麻繩，木棍，石子，機槍，馬隊，飛行堡壘來對付學生，造成極度緊張的空氣，引起社會極度的不安，發生令人難以相信的殘暴行爲。學生無論鬧得如何兇，講到後來，學生總還是徒手的，以有武器的軍警來對付沒有武器的學生，無論如何總是殘忍的。成都的警察甚至用刺刀在女學生的陰戶裏拌攪一下（見本刊上期成都通信），實在慘絕人寰。祇要一個政府稍爲有一點人道的精神，我們相信絕不致用這樣殘忍的手段去對付學生。

我們認爲政府遇到學生有所抗議時，應當很冷靜地考慮學生的抗議有無理由。我們並不偏袒學生，認爲學生每一句話都是對的，或者每一件事都是對的。學生年青，富於理想，他們所追求的目標有時不免失之過高，而且在羣衆的情緒下，感情亦不免容易衝動。但是從大體上說，學生常常是站在正義一方面的。他們希望人人能活得下去，難道我們可以說他們錯嗎？他們維護每個人的基本權利，難道我們能够說他們做得過份嗎？他們不滿意這個政府，難道這個政府是能使人滿意的嗎？今日政府所要做的，所應當做的，不是防範學生，不是壓迫學生，不是打擊學生，而是自己反省，自己改革。政府應當自問，你們今天所做的事情是否可以使人民滿意，如其不能，人民當然有權利表示反對。這是現代政治潮流中的不移之論，沒有什麼稀奇。假如政府希望得到人民的擁護，就應當多聽一些人民的意見，多做一些使人民滿意的事情，盡量減少人民的苦痛，增加人民的福利。政府果能如此，還有什麼人要反對政府？就是有少數被野心家利用的學生，要鬧也是鬧不起來的。

這次北平和成都兩地所發生的暴行，實在使我們難於緘默。而據北平來信，似乎第二個「聞一多事件」正在製造之中。我們認爲這種事件，即使替政府着想，也是萬萬再發生不得的。政府希望安定，但是政府難道覺得今天的局面還不够動盪嗎？政府今日的處境還不够危急嗎？政府已經做了許多錯事，遠者不論，即以近事而論，國代和立委的選舉，都增加了政府及國民黨自身的離心力量，這次副總統選舉，又發生了這樣大的風波，這事的後果目前還沒有露骨表現出來。假如什麼地方還要再發生類似聞一多的案件，我們敢說立刻要鬧出大亂子來。我們希望政府及各地地方當局，能够愼審處置，不要操切用事。鬧禍容易，收拾亂子就難了。

（四月二十七日）

本刊另一服務
請閱下期本刊
（特別請清寒讀者注意）

論「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樓邦彥

我一直認爲動員戡亂與實施憲政絕對不能同時並行，因爲動員戡亂是超乎理性的行動，實施憲政乃基於理性的制度，動員戡亂一天尚在進行着，也就是說內戰尚一天未能獲得合理的解決，實施憲政便終究是政府虛懸的招牌，或竟是政府玩花樣的手法。今觀乎「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欵」的制定，更加强了我的看法的正確性。

「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欵」係依照新「憲法」第一七四條第一欵的程序制定的，第一七四條規定新「憲法」的修正程序，第一欵是兩種程序中之一，即「由國民大會代表總額五分之一之提議，三分之二之出席及出席代表四分之三之決議」，修正新「憲法」，修正當然包括補充。「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欵」顯然並非嚴格的憲典修正，而是專爲適用於所謂動員戡亂時期的臨時補充條欵。

「臨時條欵」制定前，有一個值得大家注意的背景。四月四日蔣主席於國民黨中執委臨全會致訓，其大要是：「外界批評國民黨無組織，無力量，無紀律，但如每一黨員忠於紀律，即可發揮力量。我爲國民黨領袖，黨員或不忠組織，我不能如此。黨員或不守紀律，我不能如此。故有人希望我表示競選總統態度，我認爲應由黨內決定。反之，自己表示即不忠組織，不守紀律。我們應該接受歷史教訓，民國元二年間，黨的失敗即因爲黨員不遵守總理之指示……個人認爲當前局勢嚴重之時，總統可由非國民黨人競選，個人雖不爲總統副總統，仍可與共產黨奮鬥。」（載天津益世報）後經臨全會根據常務委員的研究報告，經全場無異議通過擁護蔣主席競選總統，蔣主席大概爲了忠組織，守紀律，也就接受了。此一插曲的眞相或許永遠不會弄得淸楚，但是跟着便發生了修憲提案，不免令人聯想到種種相關的問題。蔣主席一再向黨員致訓，不主張修憲，於是其他修憲提案都被擱在一旁，最後僅僅通過了「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欵」。緊接着便是四月十九日的總統選舉投票，結果蔣主席以獲得二千四百三十票當選爲總統，他即得以總統的地位，在動員戡亂時期享有「臨時條欵」所賦與的緊急處分權。

茲就「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欵」本身，逐項來加以討論：

第一，緊急處分權的範圍。「臨時條欵」第一項規定：「總統在動員戡亂時期，爲避免國家或人民遭遇緊急危難，或應付財政經濟上重大變故，得經行政院會議之決議，爲緊急處分，不受憲法第三十九條或第四十三條所規定程序之限制」。用無論任何觀點看，像這樣的緊急處分權的範圍，可謂爲龐大無比。根據新「憲法」第三十九條與第四十三條的規定，總統在非常時期得能行使的權力原已很大，第三十九條的規定如下：

「總統依法宣布戒嚴，但須經立法院之通過或追認，立法院認爲必要時，得決議移請總統解嚴。」

所謂「依法」，在現法制下，當然是指依「戒嚴法」。總統宣布戒嚴是由於戰爭或叛亂的發生，視情勢的緊急與否由立法院事後追認或事前通過，但立法院認爲有必要時，得請求總統解嚴。今「臨時條欵」既經制定，總統的宣布戒嚴權更進一步地可以隨時便宜行使，第三十九條以及「戒嚴法」當然就成爲具文了，而立法院在制度上可能發生的限制總統權力之行使的作用也就變成虛無了。第四十三條的規定如下：

「國家遇有天然災害癘疫，或國家財政經濟上有重大變故，須爲急速處分時，總統於立法院休會期間，得經行政院會議之決議，依緊急命令法發布緊急命令，爲必要之處置，但須於發布命令後一個月內，提交立法院追認，如立法院不同意時，該緊急命令立即失效。」

這是新「憲法」賦與總統的緊急命令權，行使此種權力的場合是發生天然災害癘疫或財政經濟上有重大變故而必須以急速處分來應付時，行使此種權力的條件是爲必要處置而發布緊急命令，必須於命令發布後一月內提交立法院追認，祇要立法院表示不同意時，緊急命令便不能繼續發生效力；一切緊急命令的發布應依「緊急命令法」的規定。類似這種緊急命令權的規定，誠然不無相當危險，猶似德國威瑪憲典第四十八條被運用的一段歷史，但是在原則上，任何國家既不能避免危機的發生，而應付危機首須爭取時間，不然將會造成難以收拾的局面，那麼發布緊急命令的辦法自然是有其可辯護之處的。這不過是說明了緊急命令權的必要，它之能否被運用得成功，尙須視守法的精神與憲政的傳統而爲定，要沒有這種精神與傳統存在，任何權力，固不僅是緊急命令權而已，都是可畏的。今「臨時條欵」既經制定，總統的緊急處分權已遠超過緊急命令權的範圍，因爲緊急命令在程序上尙須於發布後提交立法院追認，立法院並可對之表示不同意，反之，在「臨時條欵」之下，立法院所能發生的作用，幾乎是喪失殆盡了。

所以根據「臨時條欵」，祇要發生了緊急危難或財政經濟上重大變故，而在動員戡亂時期，隨時隨地都是緊急危難，隨時隨地都有財政經濟上重大變故，總統皆得不受「戒嚴法」與「緊急命令法」的約束，而爲緊急處分，其僅有的程序上的限制是「經行政院會議之決議」，這在實際上恐怕並不過分重要，乃是顯而易見的。

第二，緊急處分權的限制。「臨時條款」第二項規定：「前項緊急處分，立法院得依憲法第五十七條第二款規定之程序，變更或廢止之」。此項規定按權立法院可以變更或廢止總統的緊急處分，其應採取的程序依新「憲法」第五十七條第二款之規定。根據該款規定的程序，立法院得以決議移請行政院變更（包括廢止）它所不贊同的行政院的重要政策（適用於「臨時條款」時便是指緊急處分），行政院並無非遵行不可的義務，經總統的核可，它得移請立法院加以覆議，「覆議時如經出席立法委員三分之二維持原決議，行政院院長應即接受該決議或辭職」。這裏可得注意者有兩點，第一點是制度上的技節問題，第二點是所以表明立法院予緊急處分權的有限的限制。（一）在制度上說，緊急處分仍由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因爲表面上，緊急處分權的行使都是經行政院之決議的，但將來的行政院恐仍是總統的御用機構。（二）立法院的變更或廢止緊急處分的權力並不是絕對的，因爲行政院可以移請覆議立法院關於變更或廢止緊急處分的決議，覆議時若未經三分之二出席立法委員維持原決議，緊急處分仍不失其效力，這就是說，祇有絕對大多數的立法委員不贊同緊急處分時，該緊急處分始有失其效力的可能，即使在理論上這也是相當困難的，而假令把現實的中國政治考慮在內，那是更不必說了。所以在實際的效用上，「臨時條款」第二項規定幾乎全是具文。

第三，動員戡亂時期的終止。「臨時條款」第三項規定兩種終止動員戡亂時期的方式，一是「由總統宣告」，一是「由立法院咨請總統宣告」。此項規定，事實比法律尤爲重要，因爲僅是法律上的宣告不足以終止必須出諸動員戡亂的客觀現象，換言之，內戰的延長也就是緊急處分權的延長，內戰一天不結束，動員戡亂時期便不會被宣告終止，憲政也祇是藉以騙騙人罷了。

第四，國大臨時會的召集。「臨時條款」第四項規定：「第一屆國民大會，應由總統至遲於民國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前召集臨時會，討論修改有關憲法各案，如屆時動員戡亂時期尚未依前項規定宣告終止，國民大會臨時會應決定臨時條款應否延長或廢止」。此項規定予人以不同的印象，一方面它似乎表示政府的樂觀處，戡亂將在一年半以內可以完成，另方面它又好像顯露政府的悲觀處，至遲於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召集的國大臨時會，將因屆時動員戡亂時期尚未宣告終止而決定「臨時條款」的延長問題。果眞是後一種情形的話，我們實不敢想像到那時局勢已演變到如何地步。關於召集國大臨時會「討論有關憲法各案」一點，也有兩種可能的解釋，一是單純的在乎抑此次國大中主張修憲者的情緒，一是目前以「臨時條款」來應付動員戡亂時期，日後再以修憲爲手段來使既成事實合法化。後一打算，或許正是政府的本意。別的不說，我們在這裏更看到了政府用心的眞實面。

「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的分析，已如上述，我的結論非常簡單明瞭。爲了趨尙時髦並迎合某幾方面，政府以頒佈一部憲典來打出一面民主憲政的漂亮旗子，並以之遮蓋內戰的嚴重性。但是憲典的條文對於權力的運用究竟是一大障礙，尤其是在這生死關鍵的動員戡亂時期，這就是「臨時條款」的由來。「臨時條款」的制定是十足表現了政府一隻手頒佈了憲典，另一隻手又把它撕毀了。讓我再重複地說，既拋棄了和平方法來解決國內的政治問題，政府的行憲誠意是永遠無以令人置信的。像目前這樣的局面，尤其在「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制定以後，快要爲人遺忘了的一九三三年以後的德國人民的遭遇與經歷，又泛上了我們每個人的心頭。

三十七年四月廿三日北平。

美國大選點將錄

（美國通訊）

段連城

去年聖誕前夕，杜魯門總統隻身到華盛頓的一個醫院裏，慰問病人。一個七歲的小姑娘，也在住院，當杜魯門走進她的病房時，她的母親急忙對她說：「總統來了！」可巧英文的「總統」一字（President）與「禮物」（Present）音近，這個熱望着聖誕禮物的小姑娘，遂對總統先生大嚷：「禮物來了，禮物在那裏」？這可急壞了母親，她嚅嚅地說：「總統先生，我恐怕她還不能懂得你的重要，我很抱歉」。離開醫院後，杜魯門立刻買了一本「鵝媽媽」的圖畫書，送給這小病人，親筆提字：「這是你的禮物，希望你早日康復。哈利（杜魯門的小名）贈」。這個故事，一時傳遍全國，引爲佳話。專欄作家皮爾生說：「杜魯門這一個小風頭，又可以增加他幾萬張選票」。

這件小事，足以顯示出這大選年的選擧熱。報紙廣播，天天在論選擧，要人們的一言一笑，都被加以與選擧有關的解釋；「擁護華萊士」的別針剛剛問世，女人們的「我選艾森豪威爾」的短掛（一種黑色短背心）接踵而來。雖然眞正的選擧在十一月，競選的鑼鼓，早已敲得震天價響了。

理論上說，競選的工具，是政綱政策。事實上，儘管美國教育水準高，滿街的瑪利、約翰，對軍國大計，還是沒有多少認識。所以「人」的因素，是極其重要的。沒有一個評論家，能忽視一個總統候選人的廣播聲音是好是壞，擧止言語是不是使人喜歡，甚至於太太是否端莊，女兒是否漂亮。

在人的選擇上，民主黨方面，由於羅斯福的雄才大略，當政十四年，壓盡羣雄，所以除杜魯門外，顯然另無他人。唯一的一個有聲有色的華萊士，最近又振臂一呼，組織了第三黨。而共和黨方面，因爲多年在野，沒有一個衆望所歸的首腦，因此候選人已經有了一大串，決定競選的，有紐約州長杜威，參院領袖塔虎脫，前明尼蘇達州長司徒森，現任加利福尼亞州長華倫；公開宣佈不幹而仍有人擁護的，有戰時參謀長現任哥侖比亞大學校長艾森豪威爾，參院長老，外交委員會主席范登堡；另外，還有最近表示願意接受提名的駐日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由於民主黨最近左右派的分裂，不少人認爲共和黨的勝利，已無問題。但是以世界局勢及美國情形的多變，這場熱鬧的角逐

，究竟屬死神手，就是民意測驗專家的蠱惑，也不致說。

好好先生杜魯門

去冬一個記者傑克漢姆，寫了一本杜魯門傳，據說杜魯門之被提名為副總統候選人，完全是被迫的。羅斯福的原意，是要華萊士，但是南方右派堅決反對，才找到以「忠實黨徒，好好先生」著稱的杜魯門。起初他堅決的不接受，羅斯福由華盛頓打來長途電話，大呼：「哈利，假若你不幹，民主黨的分裂，要你負責」。這才勉強接受了。那知道總統的重担，戰後世界的問題，很快竟落到他肩上。

杜魯門原是一個忠實的新政擁護者，羅斯福死後，他本想繼其遺緒。在羅斯福的英明控制下，代表資本家的右翼政客，無聲無臭，一旦過上了這位忠厚長者，他們立刻興風作浪，杜氏應付無方，慌了手脚，錯亂百出，受到全國一致的苛責。在最倒霉的一段時期，他曾公開抱怨白宮裏的生活太煎熬，一些過激的報紙，曾經要他辭職。在右翼勢力的進攻下，杜魯門逐漸讓步了。首先，他開除羅斯福的舊部（如戰時生產局長納爾遜，物價管制局長韓德遜），接着倡議了所謂「杜魯門主義」，貸款希土，過制共產主義。老闆們開始對他有了好感，於是相安無事了。更進一步，杜魯門趕跑了羅斯福內閣的最後兩個要員：商務部長華萊士，內政部長伊克斯，老闆們開始捧他了。當「馬歇爾計劃」提出，對蘇日趨強硬的去年夏秋，杜氏聲譽鵲起，輿論一致好評。他成天坐着「聖牛號」專機，飛來飛去，處處接受歡迎，也再不叫總統難做了。

在內政方面，為了要勞工及人民大衆的支持，杜魯門至少在表面上，沒有對右派勢力完全投降。當去年「塔虎脫、哈特利勞工法案」（這法案是限制工會力量的）提出時，他加以否决，但終於讓國會再否决後通過了。另外一個共和黨提出的減稅法案（這法案是小減窮人，大減富人的所得稅）提出時，他又否决，眞是否决成功了。這兩次「否决」，使不少人相信杜魯門并未完全拋棄自由主義的陣營，許多反蘇的勞工領袖，都對他有了好感；原來與他吵翻了臉的「鐵路兄弟會」主席惠丁，又重行握手言歡。這加強了他的信心，他决定競選第二任。

空了的第廿三桌

民主黨人，每年二月杪都有一次政治性很濃厚的「吉弗蓀宴會」。雖然餐費是一百元美金一客，總是座無虛席。但當今年杜魯門起立在華盛頓年宴致辭的時候，體堂裏空了第二十三桌。這一桌，本是為了南方民主黨人的；他們不到，譏刺地說：「怕與黑人同席」。——這黑人問題，給了杜魯門一個難題。

眼見大選日近，杜魯門的戰略家們，深知欲獲再選，黑人的選票不能喪失。於是在今年一月，遂提了一個「人民自由法案」，主張取締「凌遲」；（Lynching：南方對黑人，一旦認為有重罪嫌疑，常常不經法律審訊而處死）；取締「選舉稅」（Poll tax：人民必須付一定稅額，才有選舉資格。許多黑人窮，所以無選舉權）；取締「工作歧視」（Jobdiscrimination：黑人與白人做完全一樣的工作，工資卻少得多）；更主張取締「分座」（Jim Crow：南方火車、餐館、教堂、學校、及其他公共場所，很多不許黑人去。即使許進，也要黑白分席）。這個法案，當然會得到黑人的擁護，但同時也觸怒了南方的民主黨人。他們決定反對杜魯門到底。這對杜氏競選，是一個很大的威脅。

在其他方面，杜魯門也努力爭取大衆的選票。今年年初他致國會的國情報告、經濟報告、預算報告，都充滿着羅斯福新政的色彩。他主張平抑物價，實行配給；他提議房租限價，改善貧民窟。針對共和黨的減稅方案，他也提了一個減輕平民所得稅，增加公司利得稅的方案。這些都是有力的政治武器。

就杜魯門本人說，雖然他演講不行，丰采稍遜，太太很少露面，但卻給人一種忠厚長者的印象。那永遠笑嘻嘻的臉，也有不少人歡喜，所以連任的機會，是不少的。但是，當右面站出來南方民主黨人時，左面卻殺出了高呼「平民世紀」的華萊士。「吉弗蓀」晚宴的前一天，華萊士在紐約市「白朗區」選舉，一鳴驚人。杜氏深感左翼威脅，比右翼大，所以在「吉弗蓀」晚宴上，仍高唱「自由主義」。他的敵人，卻同時散放謠言，說他自知無望，願意要民主黨另請高明。總統先生憂忠重重，乘着「威廉堡號」小艇，到弗羅里達，休養二週。回來之後，正式宣佈：「如果能被提名，我決競選」。這位硬被抓來的總統，是公開想做第二任了。

紅帽高戴華萊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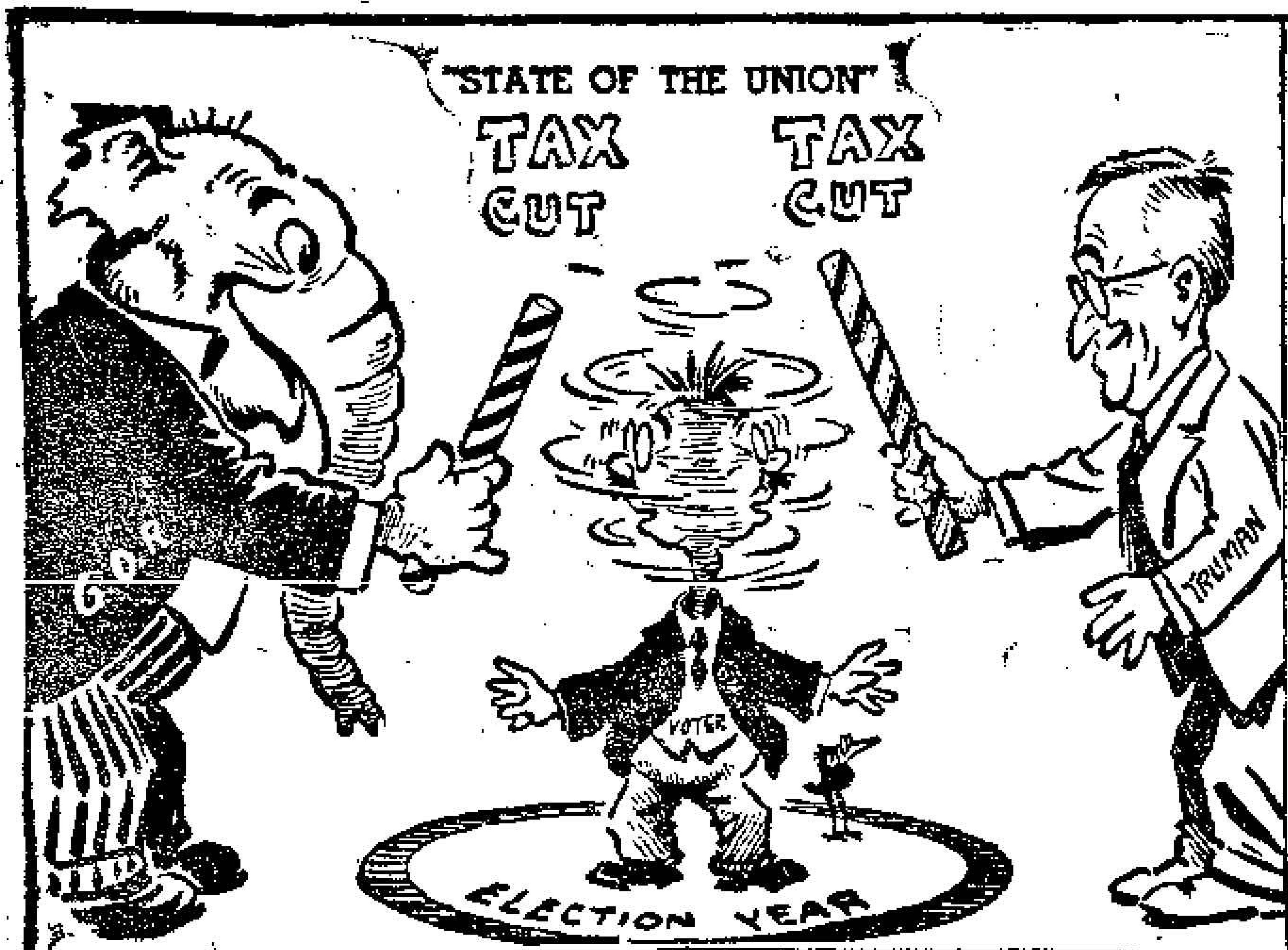
年初華萊士宣佈組織第三黨後，有一天他到紐約「斯塔脫」旅社訪友，把衣帽寄放樓下。當他事後取出，帽子上竟被刻上兩行金字：「史太林贈，一九四三於莫斯科」。這件趣事，卻顯示一個大問題。高呼「平民世紀」，反對「戰爭與不景氣」的華萊士，就吃虧在這頂高戴的紅帽子。他的政策，代表美國人民眞正的希望。但是代表資本家的政客及新聞界，便說他是為共產黨利用；大多數愚昧的人民，竟也相信了。有一個農夫，寫信給他，請他向蘇聯要幾樣種籽。另一個人，請他幫忙接出他在俄國的太太，信上說：「我相信你和許多有勢力的俄國人非常熟識」。同類的信件，數不勝數。華萊士無法，只好公開聲明，說他同蘇聯要人并沒有私人交情。最近「反美行動調查委員會」彈劾華氏在商務部長任內任命的「標準局」局長，說他洩漏原子祕密。該會一個公開文告說：「共產黨在歐洲做得很好，但在美國也不差。因為他們竟有一個人做過我們的副總統」。至此，連議會都用指頭點在他臉上罵了。

有一天筆者和一個鄉下老太太談天，偶然提起共產黨。她還了一個十字說：「共產黨是要搶奪鄰人的財產，佔有別人的妻子」。這頗可表現美國基層大衆對共產黨的看法。因此華萊士既戴上紅帽子，什麼政綱都要打折扣了。翻開報章雜誌，一般對華氏的看法，最客氣的也只是「理想主義者」而已。雖然如此，這忠實的「新政」黨人，這羅斯福的繼承者，卻也有着不可低估的力量，更有着不可限量的將來。

二月間，紐約市「白朗區」國會議員出了缺，舉行選舉。這一區，十幾年來一直是擁護民主黨的。這一次，一個華萊士支持的「美國工黨」（是一個小黨，原來只有國會議員一人）一個候選人出來競選。事先，民主黨看不起華萊士，認為他的人最多能得三分之一的票。但為謹慎計，依然擡出了黨的要人，如紐約市長奧德威，故羅斯福總統夫人，四出演講。華萊士的主要口號，是保障黑人權利，實行巴勒斯坦分治計劃，擁護「和平與繁榮」。他攻擊杜魯門「人民自由法案」的虛偽；他說杜魯門「說猶太人的話，做亞拉伯的事」。十九這天，在全國摒息以待中，選舉結果發表了：華萊士大獲全勝，得票達百分之五十三。固然，「白朗區」選民，多數是猶太人與黑人，這個結果絕不能代表全美，但華萊士的一鳴驚人，已使民主黨人心驚了。該黨全國委員會主席麥克拉斯，立即表示不告既往，希望「亨利」（華萊士小名）回頭。但自由主義者的答覆，是伊大赫州參議員格林·泰勒的公開支持華萊士。他說：「民主黨的對內政策，大致不差。其外交政策，實難容忍。所以我決定做華萊士的副總統候選人」。

雖然如此，沒有一個觀察家相信華萊士會在今年勝利。共和黨人，看着他的力量增長，更是欣然自喜。因為華萊士的選票會分散了民主黨左翼的力量，尤其是在舉足重

美國大選漫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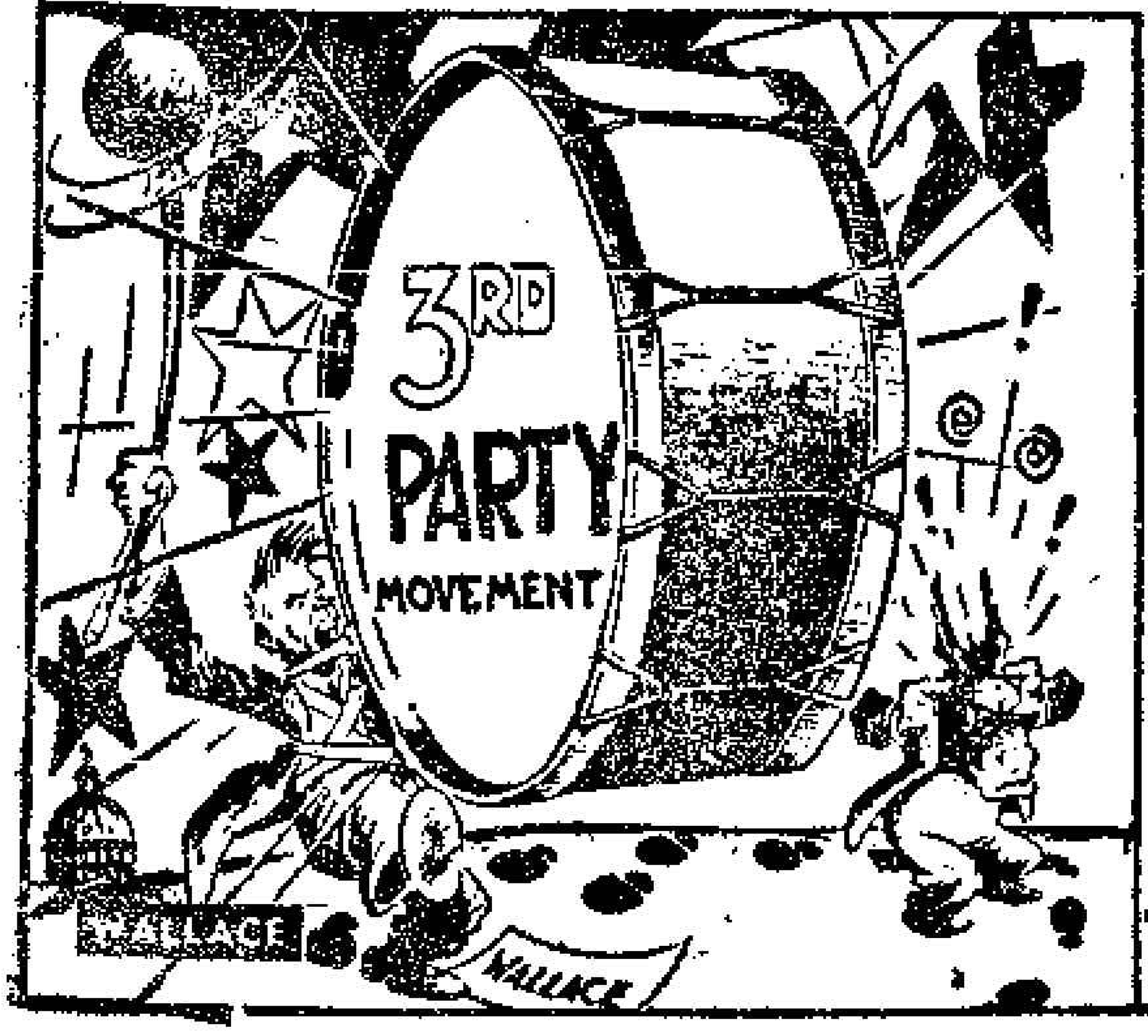
共和党与民主党的減税魔術

↑ 艾森豪威尔：—"兹擬聘請總統一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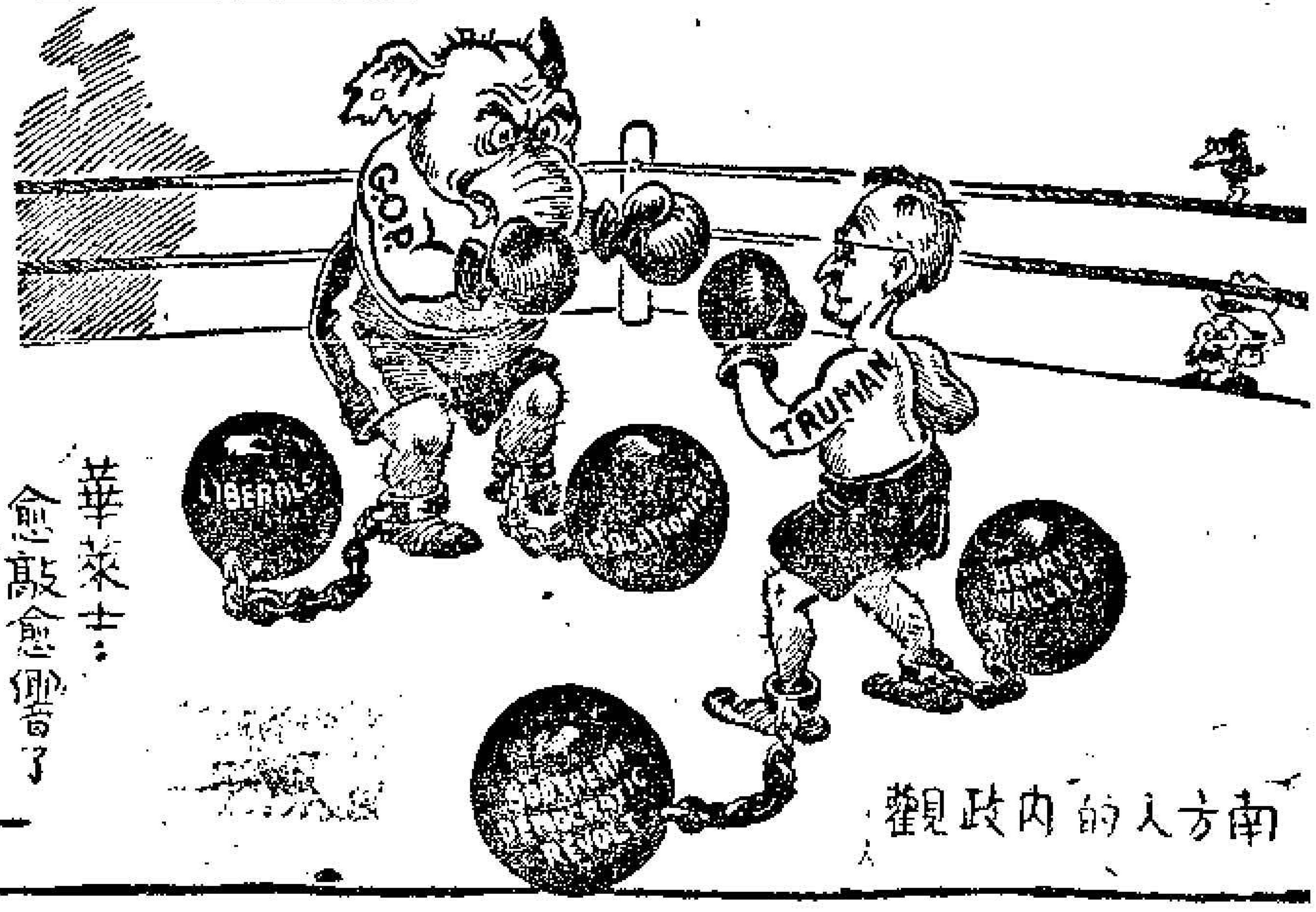
司徒森：勇敢向前——

杜威——「走快些會顯得不莊重嗎？」

↑ 塔虎脫：進退維谷



← 華萊士：愈敲愈響了



南方人的內政觀

轄的紐約、伊利諾、加利福尼亞州、及許多勞工選民多的大城。因此許多自由主義者，如紐約「下午報」，「民族」雜誌，都反對華萊士，說他為人作嫁。下午報說華氏辛辛苦苦，不過是喂肥共和黨這條豬。華萊士的黨人說：且別着急，喂肥了豬，還是我們吃。——這是一種遠見的看法，他們認為共和黨一朝上了台，作風必大大反動，戰爭威脅，定愈嚴重，經濟危機，也會到來。那時候，美國人民就會覺醒。所以一九五二年的大選中，華萊士也許可以吃肥豬了。

華萊士這個人，出身伊阿華州農家，作風是道道地地的平民。在商務部長任內，有一天上辦公忘了穿襪子。開內閣會議的時候，常常沒有領帶。這種不修邊幅的習慣，為許多「有教養」的人所不喜。在最近他出席國會報告時，敏銳的記者們，注意到他衣冠楚楚了。據說是他的參謀們，堅持他再勿隨便。華氏的為人，和藹篤實；他的演講，聲音中充滿了堅定與力量，一直是很叫座的。副手泰勒，外號「農家子」，早年做過廣播員，演講是也很有名。這一對「農家子弟」，是站在今日美國政治的極左。在這舞台的極右，就是：

共和老牌塔虎脫

他的祖父，做過美國國務卿；他的父親，是一九〇八—一九一二的總統，負有保守之名。承襲了這一個政治傳統，塔虎脫是最正牌的共和黨人。反勞工，擁護「自由企業」，痛恨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更不用說了）及政府對工商業的干預，塔氏是共和黨幕後人們心深處的寵兒。

當去年塔虎脫·哈特利勞工法案通過後，他的兒子在家鄉俄亥俄州結婚。教堂四周，包圍了不少工人，抬着牌子，高呼「塔虎脫是一個不名譽的名字」。幸虧警察保護，新人才能脫出重圍。他爸爸與工人積怨之深，由此可見一般。當去秋物價高漲的時候，杜魯門主張管制，塔氏卻主張大家減食抵制。不巧當他正在餐館大嚼一隻烤雞的時候，讓記者拍了一張照。於是舉國譁然，攻擊他說：「吃烤雞的人，當然可以減食。嚼麵包者，如何減法」？塔虎脫，就是這樣一個不大會討好羣眾的忠實黨徒。

正因他不善號召，擁護共和黨一切正統政策，他有着不可忽視的力量。共和黨的老闆們，希望他上台，因為他易於控制，一旦他步入白宮，他們可以暢所欲為。右翼的「老衛士」（Old Guard）們，對他絕對支持。他們唯一的攷慮，是怕塔虎脫不夠叫座，萬一敗在民主黨手裏，如何了得。最近，眼見民主黨左分右裂，塔虎脫的機會日見增加。

去秋，塔氏到西部去作了一次旅行。他的演講，像學生背書，每到警句，照例停幾秒鐘，黨徒們機械地鼓手一番。幸好，他卻有一個能言善辯的太太。在他的演說後，這位雍容大雅的貴婦，起立致辭，聽眾掌聲不停。擁護他的人，莫不為了他賢內助，額手稱慶。塔虎脫另外一個問題，就是他的照片。即使在他快活的時候，鏡頭下總似心事重重，這對他的不討人歡喜，也是一個不可忽略的原因。除掉這些障礙外，他還有一個黨內的勁敵：

穩紮穩打的杜威

去年，老將杜威，攜眷到西部旅行；新聞界以為他一定有重要演講。在他的車座後，跟了滿滿一車廂攝影師，特派記者，追逐兩個禮拜，可說一無所得。這位政聲蜚著的紐約州長，就是這樣一個穩紮穩打的人。直到今天，他對國事尚未正面表示態度，但他似乎不言則已，言必有中，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新漢壽州，最先舉行了總統候選人初選。另一個候選人司徒森，曾經數度公開挑戰，要杜威出來說話，但他默默無言。三月初選舉結果揭曉了，擁護他的人選上六個，司徒森得到兩個。憑他多年政績，杜威在紐約州及新英格蘭的根基，是絕難動搖的。他也是一個忠實的共和黨人，但幕後的老闆們，對他不大放心。因為一個雄才大略的人上了台，牽線當然不似塔虎脫容易。過去，老闆們很需要他，因為他對舉足重輕的紐約州，有絕對的把握。但當華萊士的第三黨成立，民主黨在紐約的勝利，事實上是幾乎不可能了。共和黨人，對杜威的興趣也低減了。不過杜氏有着自己的幹部，他的機會，并不比塔虎脫少，而且他得票的能力，當非塔氏能望其項背。

在政治上，杜威是老將；在年齡上，他卻只有四十六歲。一九四〇，他一敗於羅斯福，一九四四，再度受挫。據他說一九四四年競選時，關於羅斯福許多年來外交上的失策，因為有關國防機密，他不能暴露。因此，失敗并未稍損他的威望。相反地，人民總覺得像他這樣一個能幹的人，應該給他一試身手的機會。杜威的廣播，宏亮而有力。他的太太，不亞於塔虎脫夫人。他這步步為營的戰略，看上來好像比任何人都有把握。

少壯砲手司徒森

年初，參院調查糧食投機，司徒森發表文告，說政府要人也在營利。交易所名單一查，果然找出了前任賠償專使及軍政部次長，曾到過中國的鮑萊，及杜魯門的白宮醫生華萊士少將。在參院會議廳中，司徒森與鮑萊吵紅了臉，不善辭令的華萊士少將，讓他問得喃喃無言，搔首不已。接着在二月糧價暴跌中，司氏又指出了一個一夜暴富的投機商人。四十一歲的司徒森，就是這樣一個砲手。他工讀出身，做過鐵路上的「紅帽子」。原任明尼蘇達州州長，有政聲。戰時從軍，隨海軍上將海爾賽轉戰海上，有戰績。戰後跑到莫斯科，會晤斯達林，回來寫了一本書，名「我的立場」，宣稱有辦法與蘇聯獲致和平。這幾砲，放得聲譽鵲起，於是宣佈將參加競選，不做副總統，要做總統候選人。

以「天下一家」一書而著稱的共和黨自由主義者威爾基，不幸早死。司徒森遂儼然繼承了威爾基的聲名。如威氏一樣，司徒森沒有各地正牌共和黨黨部的擁戴，但卻得到開明共和黨人的支持。他有威爾基的政治能力，卻沒有威爾基崇高的理想與胸襟。儘管他說不想做副總統，但要做總統他也許還要努力幾年，多放幾砲。

獨據一隅華倫（Earl Warren）

不大聞名的華倫，高坐在人多財富的加利福尼亞州，默默無言，靜觀羣雄的角逐。他雖早已宣佈參加總統競選，舉措卻堅定穩重。當他做加州最高法院法官時，為了一個開罪工人的判決，四千工人圍住地大呼要他的命，他不發一言，面不改色。

加州是一個自由主義的繁榮地，華萊士在那裏有着不可低估的力量。只有州長華倫，能夠穩擊勝利。所以華萊士勢力的高張，可能增加華倫的機會。另一方面，因為華氏對國事向來不表示意見，不像塔虎脫、司徒森，早已擺在桌上。所以如果共和黨為了應變，要想更換一些重要的競選口號，華倫出山的可能就多了。觀察家們，也許華倫自己，都相信他的步入白宮，是需要相當偶然的機會的。

寶座鼎盛兩將軍

二月中旬，美國有一個「情人節」（Valentine），每個女孩子，都要選一個中意人。最有名的一個女雕刻家，選中了艾森豪威爾。對聯合社發表談話，她說：「艾克將軍是美國第一個男子」。這個故事，說明了美國人的英雄崇拜。雖然戰爭已過去兩年了，提起艾森豪威爾及麥克阿瑟這兩個遠征英雄，沒有一個人不心嚮往之。所以假如，這兩個軍人競選，不少老百姓一定會投他們票。寶座能力，艾也許會勝於麥帥。

在民主黨左右分裂之前，共和黨對勝利沒有太大把握，所以很想硬拉艾森豪威爾做候選人，一時呼聲很高。不巧軍人當政，是美國傳統所反對的。南北戰爭時的英雄格蘭（Gen. Grant）選上總統，弊病百出。因此許多政客及比較開明的人，不願艾氏出山。據說馬歇爾將軍，自己做了國務卿（他以前說過絕不幹政治），已經有愧，不願其他軍人，繼續出來，所以力勸艾氏。一月間，艾森豪威爾發表了一封公開信，宣稱軍人不問政事，是美國民主優良的傳統，他不擬競選，卽被提名，亦將拒絕。雖然有少數人仍堅持要他，說他愈拒絕，愈見他的偉大，愈偉大，愈要選他，多數共和黨徒，見民主黨希望日微，也不再堅持了。艾氏的拒絕，似乎也塞了麥克阿瑟的路子。

週前，遠在東京的麥帥，突然發表聲明，說假如美國人民需要他，他不能逃避責任。這斜刺裏殺出來的人，給其他共和黨候選人吃了一驚。不過一般美國人民，都覺得連艾森豪威爾都不擬軍人從政，麥帥也不該參加競選。因此在他聲明後兩天，支加哥一部分退伍軍人，遂組織反麥克阿瑟會，一時各大城的退伍軍人都響應。這件事的政治背情，一時還不清楚。但是情勢似乎很清楚：儘管名角叫座，戲台老闆似乎覺得殺雞焉用牛刀。

如果將軍們退出了，眼前就發生一個問題。假如正牌塔虎脫與宿將杜威相持不下，共和黨將何爲。於是名單上又添了：

老當益壯范登堡

月前，在密西根州的范登堡私人醫生，發表文告，謂范氏「異常健康，毫無疾病」。這文告引起普遍的推測，咸信范登堡要參加競選了。范氏的聲譽，是毋庸贅述的。但問題是他已六十四歲了，遠見的人們，恐怕他熬不過四年總統任期。范氏自己，對白宮也無熱忱，從前他說將接受「自發的征召」，不擬活動；最近，當尼不拉斯加州要求將他的名字，加入初選時，他拒絕了。不過萬一杜威、塔虎脫難見高下時，在聲譽上似乎他最合式，雖然司徒森，華倫也不無乘隙的可能。

范登堡在一九四五前，做了二十年的「孤立主義」者。突然搖身一變，倡導國防合作。今日所謂兩黨外交政策，他是最要緊的支持者。最近在參院發表演說，敦促通過馬歇爾計劃，口若懸河，兩點鐘辭畢，參議員一致起立致敬，鼓掌多時。這老者如果決心競選，他的威望是很可能帶來成功的。

另外一個「黑馬」，（Dark hoarse：不正式參加競選，而有被提名可能的人）是麻省衆議員，共和黨衆院議長馬丁（Joseph Martin）。不過呼聲并不高。

一莢裏的豌豆

民主黨的全國大會，是七月十二日，在東岸的費城。共和黨是六月二十日，也在費城。在這一場激烈的角逐中，美國人民選擇的機會，似乎是很充分。但在實際的政策上，除開華萊士代表相當的轉變外，對內，都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別；對外，正如像故總統羅斯福有一次的評語：「二黨正如一個豌豆莢裏的兩顆豆，初無二致」。然則，這選舉中有什麼可「選」？

三月十五日　寄自哥倫比亞

兩種克服自然的知識活動及其衝突

劉緒貽

不同的方法和效力

人類生活在自然裏面，其生活資料，完全取給於自然；但在自然之中，也有許多因素，是人生嚴重的威脅。因此，人類爲了要自然不斷的供給生活資料，并解除其威脅，便產生了各種克服自然的知識活動。這種企圖克服自然的知識活動，大體上說，因爲方法的不同，可以分成兩種。一種是尋求自然的因果關係，然後再利用此關係，以征服自然，增加人類的文化內容和幸福，這是科學家，尤其是自然科學家們，所走的路。一種是根本不明瞭，或者不能明瞭，或者錯認，自然的因果關係，不得其門而入，但爲了要解決問題，於是自欺欺人的，想出或做出一些牛頭不對馬嘴的方法來，認爲有改變自然秩序，以達到人類所要求的目的的能力，這是魔術家、宗教家、甚至一部分哲學家們所走的路。第一條路之以克服自然爲目的，并能克服自然，目前已是人所熟知的事實，用不着我們細講；第二條路之以克服自然爲目的，往往不太爲人所注意，似乎有略加分析的必要。比如，依照自然的秩序，人到了一定的年齡，是必然會死的，但是，我們秦、漢以來的方士們卻一再的想用，并且勸人用，仙藥靈丹以求長生不老，這不是要克服自然嗎？依照自然的秩序，人因細菌致病，如果不用適當的化學藥品把細菌殺盡，終會致命的，但是從事巫術活動的人，卻一再的想用，并且勸人用，巫術或符咒等來治療各種各樣的疾病，這不是想克服自然嗎？依照自然的秩序，大氣中沒有適量的水分，或者有適量的水分而沒有適度的凝結，是不會下雨的，但是相信天老爺，風伯、雨師、雷公、電母、龍王菩薩等的人，卻用香、紙、蠟燭、以及各種祈禱的方法，想把雨求下來，這不也是想改變自然秩序嗎？不過，這些魔術家們，宗教家們所用的克服自然的方法，都是些「勸老虎不吃人」的方法，是不可能的，絕對沒有效力的，因此，科學家們和魔術家宗教家們的知識活動，雖同以克服自然爲目的，但其所表現出來的結果，及其對於人類生活與文化的影響，乃絕對不同。

因爲活動的目的相同，一般人往往愛將上述兩種知識活動混淆不清，所以我們願意再進一步的分析，把魔術家和宗教家們所用的克服自然的方法完全沒有效力的幾重意思，逐一說明。第一，有許多魔術和宗教的方法，似乎有效力，甚至在一些受過科學訓練的人看來，也是如此，在我們社會內，一個最顯著的例子，便是用陰陽五行的道理作爲基本理論的治病方法。（也許有很多人要反對我舉這個例子，因爲一直到今天美國還有反對在學校內講授演化論的人。）事實上，無論我們問那一個比較學有根基的西醫，他一定會告訴我們，有許多疾病，都是不治也可以痊愈的，很多時候，就是化學藥品的作用，也只是在減少疾病的苦痛而已，并不能除去病根，傷風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有許多中藥，吃了并不太害人，但也不能治病，到了一定時候，病自已好了，我們卻相信不知其所以然的醫生們的話，說這是藥的效力，這種效力，大都只是我們錯覺的結果。好像當地球來到月亮和太陽正中間的時候，我們相信是天狗把月亮吃了，於是鳴鑼放砲，過了一會，地球、太陽、和月亮的相對位置變了，於是我們相信這是因爲我們鳴鑼放砲，天狗嚇慌了，把月亮吐出來的，豈非笑話？

其次，有些人，尤其對於原始文化有相當豐富知識的人類學家們，認爲這些魔術和宗教的方法，并不是完全沒有功用的，至少可以給人類精神的安慰。不過，精神的安

慰并不能解決實際的問題。我們從前把符籙貼在小孩子背上避免天花，大人們固然可以因此而心安一時，但天花的威脅實際上仍然存在。這種威脅的解除，乃是種牛痘的方法漸漸普遍了以後的事。其他各種魘術與宗教的方法也是一樣的。所以，雖然在原始社會內面，應用巫術和宗教以克服自然的時候，比在文明社會內面多，但愈是在原始的社會，人類的生活，愈受自然的控制，就是因爲原始社會的人太不明瞭自然因果關係的緣故。

最後，我們要提到的是，有些魘術和宗教的方法，在原始社會甚至在農業社會內，基於一種盲目的信仰，是可以產生相當効力的，但在文明社會內，却失去了它的効力。比如有些心理上的病，是可以用魘術和宗教的方法治好的，這是因爲在某種情形之下，碰巧此種魘術和宗教的方法，可以剷除造成此種心理病的壓抑作用的緣故。但而今我們已經進入一個理性的時代，我們只能用精神分析學或精神病學的方法治療心理上的病，魘術或宗教，對於尊重理性的心理病人是毫無作用的。

由以上種種，所以我們說，魘術家們和宗教家們所用的克服自然的方法，是毫無効力的；人類愈文明，愈是如此。

兩種克服自然的知識活動的衝突

既然人類愈文明，魘術家們和宗教家們所用的克服自然的方法，愈顯得無效，所以，在人類追求文明的道上，這些原始的或者中世紀的克服自然的知識活動，便慢慢讓給了以尋求自然因果關係以克服自然的知識活動。不過，在這種新陳代謝的過程之中，并不是沒有衝突的。因爲在原始或農業社會中，魘術家和宗教家們，往往靠他們的魘術和宗教，以及人民的無知，取得很高的社會地位，甚至統治權，既然利用自然因果關係以克服自然的方法，較魘術與宗教的方法，爲顯然有效，所以這種知識活動很容易動搖一般人對於魘術與宗教的信仰，間接的，也就是動搖魘術家和宗教家們的社會地位和統治權，爲了要維持這種既得社會地位和統治權，魘術家和宗教家們，自然會用一切可能的方法，以壓制這種有効的，但危險的，（對他們的地位與權力而言）知識活動。因爲此種緣故，所以歐洲文藝復興過程之中，多少著名的科學家，都受到當時統治者極端的迫害和虐待。比如倍根（Roger Bacon），實在是十三世紀西歐第一個有系統的、誠懇的，尋求自然因果關係的人，但是，就因爲他這種新的知識活動，威脅當時歐洲的統治者、宗教領袖們的地位與權力，所以，不獨牛津大學容不了他，他還得在許多艱難困苦之外，度二十四年牢獄生活，臨死時說道：「我現在懊悔，爲了愛好科學的緣故，我曾自尋如許苦惱。」十五、六世紀之際，柯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用數學的方法證明地球是圓的，是動的，此種說法，根本動搖了教會所利用的ptolemy 以來的地球中心說，柯白尼知道他的這種論據是眞理，但一直到晚年不敢自動的發表他的著作，後來雖然由友人極力催促在他臨死前發表了，但不獨受不到歡迎，而且被禁了兩百年之久。十六、七世紀之交，伽利略（Galileo Galilei）比薩斜塔的物理實驗以及他關於天文機械等的研究，帶給他無限歧視與虐待，終至憂鬱以死，更是世人熟悉的事。這樣的例子太多了，我們實在舉不勝舉。不過，事實究竟是無法否認的，如果尋求自然因果關係的人太多，到了一定的時候，建築在人民的「無知」之上的魘術家們和宗教家們的權威，因爲人民知道的漸漸多了，只有慢慢讓步的份兒。可惜的是，這種讓步，往往太慢了，遂致釀成無限苦痛。

進一步說，這種尋求自然因果關係的知識活動，既然是以克服自然爲目的，而且又是有效的克服自然的方法，因此它的發展方向，總是朝着那些比較更爲自然控制的地方，而且一定還會慢慢的將之征服。所以工業革命以來，以此種新的知識活動爲基礎的西歐文化，一直在向着全世界每一個留在自然狀態中的角落前進，而且所向披靡，各種反抗的企圖，除非像從前的日本，現在的蘇聯一樣，以牙還牙，一定是會失敗的。這是因爲魘術和宗教的方法決不能克服自然，而留在自然狀態下的文化，又決不能抵抗利用其因果關係的活動的緣故。一個很好的例子便是義和團之亂，我們相信魘術和宗教，以肉體去抵抗槍炮，這自然是以卵投石的辦法，和印第安人用巫蠱的方法去抵抗白人的侵略是一樣沒有結果的。

今天這個世界，仍然是一個此種新的知識活動的用武之地。無論是那一個民族或國家，要是不能牢牢抓住此新的知識活動以克服自然，解決生活問題，世界上另一些抓住了此種知識活動的人，在其克服自然的過程之中，是會越俎代庖的。不過，世界上的人并不都是君子，替人家克服自然，不要代價。這個代價，不是被征服，（如美洲印第安人）便是被剝削（如中國以及世界上各個殖民地）。所以蘇聯的革命領袖也說，要使共產主義在蘇聯站得住，蘇聯一定得採取西歐的技術和科學。魘術和宗教一類的東西，決不能產生奇蹟。

我們的傳統仍然阻礙着新的克服自然的知識活動

中國文化裏面，傳統的克服自然，解決生活的知識活動，都是魘術式的宗教式的知識活動，至少不是尋求自然因果關係以克服自然的知識活動。陰陽家、方士、道教徒等的知識活動之爲魘術，這大約是很少人反對的；但是，如果我們把戰國時代，魏晉南北朝，以及宋以來道學家們的知識活動，稱爲宗教式的，也許很多人，尤其是大聲疾呼的說中國沒有宗教精神的哲學家們，恐怕要不贊成。我們之所以說道學家們的知識活動是宗教式的，是因爲他們像其他宗教家一樣，不去尋求自然的因果關係，然後再利用此種關係，以克服自然。他們克服自然的方法，只是否認一切社會與文化的成就，完全回到自然境界中去。不過，既然人類生活脫離不了社會與文化，自然完全回到自然境界中去也是不可能的。比如人在社會裏生活，一定有是非觀念，貪生怕死，所以對於大多數人而言，「一生死」、「齊是非」之爲不可能，正如「愛你的敵人」和「上天堂」之爲不可能，是一樣的。勸人用這種不可能的無效的方法應付自然并解決生活問題的人，我們稱之爲宗教家，似乎沒有什麼不當的地方。除了道教徒和道學家們以外，佛教徒和佛學家們用「唸經」「不動心」等方法對付自然，也是和道教徒和道學家們一鼻孔出氣的。爲了節省篇幅起見，我們不再討論。

這種傳統，通過我們兩千年來的讀書人，尤其是漢儒和宋儒，以及魏晉南北朝士人階級，深深影響中國人的知識活動，以及生活與文化。所以我們沒有科學，沒有克服自然的能力；我們怕水災旱荒，我們屈服於瘟疫，我們沒奈何蝗蟲，我們無法解決過剩的人口，總之，我們靠天吃飯，我們不能用自已的力量解決生活問題。

更有甚者，這些傳統的知識活動，不獨使我們無力征服自然，而且阻礙着我們接受從西洋傳來的尋求自然因果關係的知識活動。這種阻礙，有的是直接的，意識表面的，普通人看得見的；有的是間接的，下意識的，普通人看不見的。直接的阻礙，像歐洲中世紀一樣，大體上是因爲那些靠傳統知識取得權力與地位的人，因爲要維持自已的權力與地位，結合起來，公開的壓迫那些新的，有効的克服自然的知識活動。明末讀書人極力反對傳教士以及徐光啓等介紹西洋數學、天文學，與製炮技術，以及清代讀書人反對李鴻章介紹西洋文化等，都是很好的例子。間接的阻礙，其起因除了舊知識階級要維持其權力與地位外，還

有文化的惰性作用。比如近百年來，我們逐漸認識了以新的知識活動爲基礎的西歐文化之不可抗性，一步一步的被逼着學習這種新的知識活動，到今天，那個完全靠舊知識傳統取得地位與權力的團體雖未完全消滅，但已解體，所以很少有人敢明目張膽的來壓迫科學研究，但這種傳統，仍然通過我們的舊文化，影響新知識分子，間接的阻礙着新的知識活動。因爲這種阻礙是間接的，下意識的，普通人看不見的，所以更可怕，剷除更不容易。我們這篇短文裏不能詳談，只能提出兩點來作一個簡單的分析。第一，尋求自然因果關係的人，至少要像信根一樣，不相信沒有經過實驗證明的知識，但是，目前我們許多從事知識活動的人，(且不提普通人)因爲舊文化的影響，仍然相信太極，相信天人感應，相信中醫，(也許有的中藥有效力，但不曾經過定性分析，從嚴格科學立場說，我們是不應當盲目相信的。)相信精神感召，相信先天智力因種族而不同，相信陽曆不及陰曆有助於農事，相信性教育不應該進學校，相信故步自封專橫獨斷的軍閥們可以做好人，相信儒家思想仍然可以解決目前中國問題，相信……各種各樣完全沒有根據的道理。這樣的人，不獨自己懶於去尋求自然的因果關係，并且多多少少影響別人，減少其尋求自然因果關係的努力與興趣。因爲除了極少數極少數的例外，大多數的人，從事知識活動，都是要有社會反應的。就是伽利略、凱卜勒、(John Kepler)布納(Tycho Brahe)等也不能完全忘懷於榮名利祿，何況普通人？既然我們的知識界相信的，歡迎的，只是談玄說理一類的東西，所以只有從事於此種知識活動的人，才有前途，而極少有人願意挨凍受餓的去尋求自然的因果關係，讓社會把他忘却。是故，如果我們不把這種覡術式宗教式的對付自然的知識傳統徹底剷除，也就是說，如果我們不相信這些傳統的知識活動不足以解決問題，我們決難積極的鼓勵知識分子去勤求自然的因果關係，也就是新的有效的解決問題的方法。第二，尋求自然的因果關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裏面包含着無限艱辛與煩難，而相信覡術與宗教則是最愜意的。不是嗎？口中唸唸有辭，便可以呼風喚雨；輕輕把脈搏一摸，便可以明瞭十分複雜的病情；用大刀，便可以趕走有長槍大炮的洋鬼子；讀經者，便可以齊家治國平天下，這都是極愜意的想法，不要本錢而却又獲利巨萬的生意。有了這種想法，一切便簡單了。所以我們提倡科學，而令人驚奇的是，全國似乎沒有幾間像樣的實驗室，也找不出多少孜孜於實驗工作的人，國家社會，也不曾實實在在的獎一批科學家，讓他們有地方有心思作實驗，這樣提倡科學，和用咒語來呼風喚雨有何分別呢？所以我說，我們雖然提倡尋求自然因果關係的知識活動，但至少是下意識的，我們用的仍然是覡術與宗教式的方法。要改變這種方法，還得徹底的覺悟，驅盡我們思想與行爲裏的鬼影。

在目前這樣一個時代，頭腦比較實際的人，也許認爲我們討論此種比較基本的問題，未免不實際，但是，我們認爲，我們所以有今天這個局面，正由於我們在收獲傳統知識活動種下的惡果。假如我們爲了剷除這個惡果而發生爭執；但在爭執之中，却又忘了這個惡果的根源，不圖補救，則我們將永遠在一個惡性循環中打圈子，活在覡術與宗教等的魔手之下，聽自然的擺佈。不獨如此，我們目前已經來到一個時代，不能讓我們從容的聽自然擺佈；即使要脫離這個惡性循環的圈子，也不能像文藝復興時代的歐洲，可以等待着漫漫的長夜。因爲，目前已有別人先我們找着了克服自然的方法，如我們前面所說，以此種方法爲基礎的文化是要向世界上比較自然狀態下的區域流動的；這是一股鐵流，鋼流，電流，原子能之流，除非用同樣的東西，決無法抵抗。

三十七年三月二十六日　珞珈山

（上接第二頁）

陳道　陳錫鑫　許振英　陸寶鑾　游國恩　費青　楊琉非　聞家駟　鄭昕　鄧以蟄　薛愚　嚴鏡濤

陳倉亞　張岱年　許寶騄　郭毓彬　馮至　費孝通　趙廣增　樓邦彥　鄭之蕃　錢學熙　韓壽萱　饒毓蘇

陳夢家　張龍翔　許維遹　盛澄華　黃國璋　楊人楩　趙詔熊　魯寶重　蔣蔭恩　錢偉長　羅士璋

陳振漢　張雯波　常迴　屠守鍔　黃瑞綸　楊昌業　熊大仕　魯世英　劉志平　應廉耕　嚴景耀

民三十七年四月廿三日

一個出席國大採訪的新聞記者的來信

編者先生：國大開會的情形很糟，的確是事實，因此便把國大估價得一文不值，也是錯誤的。民主政治本來是討論政治，無論代表們在國民大會中怎樣「放炮」，我覺得總比「沉默」來得好些。這次國民大會中有針對時弊要求改進的呼聲，這種呼聲總還能使我們感到一些民間的氣息。但我要特別指出的，就是這一種呼聲到頭還是在被控制壓抑下趨於「沉默」了。從國大預備會到開始進入大會，又從大會中的修憲情緒高張進入通過「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沒有一天當局不是緊緊的將壓力猛加到國大的頭上，也沒有一天國大主席團不是成爲執政者的傀儡而在做假戲的。

但是儘管壓力猶加，而反抗的情緒却是也與時俱增的。現在當局正在加緊想使國大閉幕。免得夜長夢多，另生枝節，每次國民大會中的騷擾，已經到了非蔣主席本人不能壓平的地步了，而尤其使當局提心吊胆的，是國民黨自身內部的分裂。爲了這，國民黨蔣總裁曾於四月十二日和四月十七日兩次召集黨籍代表訓話，勸黨代表不要修憲和通過戡亂條款。十二日的訓話在一片起立贊成聲中結束，但修憲問題仍在掀風起浪，於是又有十七日的第二度訓話。而那天訓話後，國代們回到會堂內，繼續舉行審查修憲案時，修憲之風益加猛烈，主席團無法維持，不得不又把蔣主席請到會場來鎮壓。當天晚上，每個國民黨代表都奉到一紙命令，不許修憲而却要擁護戡亂臨時條款的順利通過。以後種種表決，對當局有利的盡皆通過，對當局無利的，就有不合法定人數或不合手續的藉口，以致一一流產。會堂的「噓」聲從「一政治風度」上看是太豈有此理，但何嘗不可以看做是代表們發洩冤恨的表示呢，在萬般無奈之下，他們既不敢公開把生命來拚，這種「噓」聲實在是應該讓人同情！

現在再來聯看副總統競選。我們可以看出又一幕最使人難以解釋，難以平怨，難以相信，也難以猜測未來的活劇。這幕活劇，拆穿了中國民主的假外衣，也將更加分裂國民黨的內部。

自從四月廿三日開始，舉行副總統選舉，第一天就涮去了于右任，莫德惠和徐傅霖。而在李宗仁，孫科和程潛之間，程潛的實力是難以和李孫二人相比的。李宗仁不但廿三日一馬當先，廿四日再選時依然稱雄，看模樣，獲得勝利是不成問題的。想不到廿五日第三度複選時，李和程却突然宣稱放棄競選了。在廿四日晚間八時，程潛在中央飯店突然宣佈：「本人已受命放棄繼續競選副總統」。我就連忙又趕到大方巷廿一號李宗仁處，那時李氏的助選隊伍還正在興高采烈的努力。但到深夜十二時，李氏助選委員會的鄭重聲明就送到各報館了。李和程都是被迫，而被迫的原因是因爲李宗仁當選之勢已成，而中央對他不太放心。程潛雖不能和孫科及李宗仁對抗，但如單要李氏放棄，則李氏之票，在氣憤之餘一定會流向程氏，造成漁翁得利之局，所以連程氏也一併被命令放棄。但這樣一來，廿五日的國民大會第三度

（下接第十四頁）

副總統選舉的曲折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南京通信）以選舉總統副總統爲主要任務的國民大會，在選舉總統時，一切很順利。而選舉副總統時，緊張熱烈，和一般總統制國家選舉總統時比較，情形完全相反。爲什麽會有這個現象呢？

一、副總統競選熱烈的原因

原來政府當局最初就沒有把副總統人選當作一個重要問題。當局認爲副總統是備而不用的，和現在的副主席一樣。任何黨國元老都可以出任。孫科在新政府中維持和現在的地位一樣，副元首兼立法院長，也是當局和黨內負責人可以同意的。所以黨內未討論副總統問題。其後李宗仁準備競選副總統的消息傳出，使首都政界感覺一新。桂籍中常委程思遠隨即飛平。北平方面的通訊說中央派人來探問李氏，恰好蔣夢麟也至北平，便被認爲是蔣氏，實在應該是程而不是蔣。李競選的決心很堅決。事實上，自華北剿總設立後，北平行轅形同虛設。行憲以後，可能要撤裁。即使保留，也是有名無實。何況北方局勢如此，以李氏現在地位而論，未來的職務實不容易安排。所以李氏祇好決心來競選備而不用，但地位僅在一人之下的副總統。不過首都政界人士的看法是這樣！李氏已被提名爲監察委員，被列爲未來監察院長的候選人，不屬於副總統人選名單之列。李氏突然宣佈競選副總統，大家都感覺出乎意外。

繼李之後，程潛和于右任宣佈競選。一是黨的元老，一是軍中元勛。不過于程二人的力量不足以敵李，孫科隨亦宣佈競選。孫之遲遲宣佈，也是認定自已將首先被支持，所以等待黨內提名，不意政黨提名主張未獲通過，預定三月廿八日召開的臨中全會延期。孫在提名活動失敗後纔公開宣佈。一切活動和佈置上已經落後一着。

莫德惠之出而競選，其作用可以溫暖東北人心。民社黨徐傅霖在名單公佈前夕纔宣佈參加，乃是該黨的策略，而且得到青年黨同意的。兩黨一致行動，保持選票完整，不被人拉散。到必要時，在有利於黨的前提下，決定支持何方。所以莫徐二人競選活動絲毫不激烈。徐氏連一點宣傳都沒有做。

二、四方面的陣容

四個國民黨員和兩位非國民黨員競選，應該是異黨之間競爭激烈，而事實上是同黨之間拚命競爭。四人中，李宗仁實力最大。廣西與安徽兩省負責捐助大宗款項爲助選費用。廣西將領，桂系和一部圖方代表是助選基本隊伍。李氏自勝利來坐鎮北方，人事關係很好。北方代表大部支持李氏，所以聲勢最大。其次爲孫科。孫氏在黨內有實力有羣衆，雖遠遜於陳立夫氏，但在張羣之上。這是基本隊伍。大部廣東，華僑及憲政促進會的前制憲代表支持孫氏。程潛有軍界及兩湖人士的支持。于右任完全以地位與身望作資本。

孫科因爲力不敵李，乃採取兩項策略，一是爭取黨內提名和支持，一是與陳立夫聯絡。孫陳二人在黨內的活動，本來已有合流的趨勢。這一次競選乃具體化。孫陳於大會開幕，要求召開臨全會議，討論黨內提名問題，這一主張，招致于程二人的不滿。四月二日下午。于程李受召見，被詢問是否同意政黨提名。三人堅決反對。於是形成一同盟。三日午後，中常會集會；討論臨全會議題。以大多數通過自由競選方式。孫陳政黨提名主張被否決。是日深夜十一時，四競選人又分別受召見，乃決定照中常會決議提交臨全會。四月四日臨中全會上，國民黨將總裁正式宣佈不由政黨提名，孫科的競選活動政策遭受第一個打擊。後來，孫陳又醞釀黨團統一運用選票。結果，由于右任公開聲明否認。至是，孫在爭取黨的支持上，全部失敗。

孫科本來可以爭取于程的合作，而却放棄此路，想運用黨的壓力，激怒了于程，反和李氏聯合一氣。這是失策。其次，孫陳聯盟，亦不密切。孫氏在宣佈競選時，對「當選副總統後是否仍競選立法院長」一問題，不作放棄表示，祇說：「到那時再說」。野心太大，使得陳立夫感覺不安，因而對孫的支持不太積極，甚至有支持于右任的傾向。直到選舉前數日，孫氏騎虎難下，覺得副總統萬一失敗，立法院長亦並無大把握。乃向中央黨部聲請放棄當選立委資格。爭取陳立夫的進一步合作。不過到這個時候，陳所控制的一部份票已被人拉去，收回來很不容易。這是孫的另一失敗點。

三、選票的爭取

現在再分析決定國大代表選票的因素。第一是政治立場和組織關係。第二是個人利益。所謂個人利益，應該作何解釋？首都有兩家專門報導內幕的小型報，已經解釋過了。一家是擁孫的，說徐傅霖之參加競選，民社黨員抱怨連天。因爲選票不能賣了。另一家擁李的報說某方以三億元買一票。這種傳說，對於國大代表實在跡近侮辱，可惡之至。我們絕不同情。但是這兩家都是合法的報紙，報導已有多日，既未見代表動公憤去搗毀，也未見大會祕書處去抗議。故究竟如何，祇好由讀者自去判斷。至於安樂酒家，曲園酒家，中央飯店，大三元等日夜開流水席招待代表，那是合法合理的活動，此外，地域觀念也是一個因素，不過這個因素大家都是相等，祇有于右任特別優異。

孫科的初步活動限於上層和黨。李程在會場內埋頭苦幹。于右任人財兩乏，祇有埋頭寫對子送代表拉票。家裏有幾千張宣紙，徹夜揮毫。于氏助選會共用去二百餘億，都是黨內和文化界捐助的，和其餘人比起來，寒酸之至。廿二日晚－即投票前夕，孫科送交各報的巨幅廣告，對開三千萬廣告費，程潛二千二百五十萬，李宗仁與此相當。于右任派人到各報說項（和平與中央等官報義務支持），祇要幾長行，附上一百萬元，請看在老新聞記者面上幫幫忙。很多報都不忍收廣告費。至於其他三人競選費用，各在數千億以上。

就二十三四兩日投票的情形來看。第一日，是個人利益因素，決定選票的分配。主張自由競選的李氏得七五四票。孫得五五九票。程得五二二票。于得四九三票。莫得二一八票。徐得二一四票。于莫徐受淘汰。就在這一天晚上，孫氏助選委員會又擬了孫氏對於棄立委的確實表示，印成傳單，於二十四日在大會場散發。此舉顯然是爭取陳立夫的信心。原來十九日的中央社電文是：「據確息，孫院長科已致函立法院，聲明放棄立委當選資格」。這不是孫氏正面聲明，而且由中央黨部送到選總之前，中間可能還有變化。因而陳氏信心不夠充份。第一日選舉，陳氏控制的票是分散的，未集中於任何人。而以于氏名下較多。

二十四日投票結果，顯示政治和組織關係開始佔上風。李仍佔第一，得一一六三票。增加四〇九票。孫得九四五票。增加三八六票。程得六一六票，增加僅九十四票。程氏增加的票，主要由于氏票中轉來。孫氏增加的票，爲民靑兩黨支持徐氏票的大部份，加上于氏名下，由陳立夫氏控制的一小部份（據悉僅四五十票，）和于氏名下一

部份黨內老同志的票。莫氏的票，和于氏名下北方代表的票，都轉到李的名下。這裏表示出，孫科第二日情形轉佳，是政治原因。民青兩黨之支持孫，是必然的，在政治上，兩黨與孫的接觸多，與李的接觸少。此外，陳立夫之加緊協助，也是基於政治原因。

當廿三日初選後，李的助選會原擬計劃廿四日選取錦標，獲得一千五百二十三票以上，以逾法定半數的票當選副總統而結束選擧。他們當時估計確實有此把握。可是廿四日，祇獲得一，一六三票。估計中還有近四百票那裏去了？這就是政治因素發生作用。廿四日晚，孫陳加緊活動，運用組織力量。李也爭取程氏。因爲廿五日繼續複選，淘汰一人，這一人，顯然是程氏。如果程氏廿四晚決定放棄競選，突然動作，孫陳來不及運用政治力量，二十五日就有結果，李宗仁一定會獲得法定當選票數以上。如果程氏廿五日繼續參加複選，他的淘汰是必然的，無可避免的。其結果，反而給了孫陳一天的時間，再去收回失去的兩黨和陳氏分散的票，孫的票還可能增加。廿五日還不會有結果，必須廿六日再就李孫二人中再選一人。

四、形勢突變竟告流產

廿四日下午，李宗仁助選會發一通知給擁李的代表，大意說總裁已在臨中全會宣佈副總統自由競選，近有宵小散佈流言，謂黨將支持某人，完全是破壞李氏，請代表注意並繼續擁李。通知是下午二三時出現的。這無異表示組織力量已壓倒個人利益。同時，程潛又請擁他的代表晚上到中央飯店會商。

晚八時，程在中央飯店向六百餘代表表示知難而退，「本人已受命放棄競選」。各代表大譁，竪言寧不投票，決不擁孫。另一方面，孫陳派人大肆活動，拉攏程氏和一部中立的票。據悉組織的力量，可能從李處奪回一百票。而李的一面，也積極佈置。可是午夜以後，情勢突變。李又決定放棄競選。助選會於夜三時將李氏放棄競選的啓事送各報登載。次日午，李氏正式向各代表發出聲明，表白放棄原因（內容已見報載，此處從略）李氏助選團啓事中所稱「逼宮」一節，非無根據。二十四日會場有人暗中散發傳單二種，廿五晨復滿街張貼。其一標題爲「反對威脅政府的跋扈軍人李宗仁當選副總統。」內中列擧李氏若干罪狀。另一張之標題，引題爲「加官以後就要上演逼宮」，主題爲「李宗仁競選內幕」。子題爲「請不要吃狗肉，請不要吃糖衣毒素」。這些沒頭帖子，當然是連夜趕貼的。貼的人不知道午夜後的突變。否則也不會貼出來授人以柄。孫的幹部曾拍案大罵，但查不出是誰貼的。

孫氏廿五晨獲悉李程放棄競選，乃亦聲明放棄，並於午後晉見蔣主席。孫向新聞記者表示原因說：「缺乏競選對象。」

廿五日上午，原定九時開始投票複選。因三競選人均放棄，無人可選。會場情緒激動異常。開會後，秩序大亂。紛紛質問李程爲何放棄。有人高呼打倒CC，全場附和。適于右任入席，各代表向于氏歡呼，大喊要于氏來做副總統。會場亂了很久，後通過臨時散會動議而休會一日。副總統競選遂告流產。

五、李宗仁的撤手鐗

有人分析這一次突變。認爲程原無把握，廿四日二次選後，下午，程曾入官邸隨即表示放棄。這本來對李相當有利。李可能乘孫措手不及，於廿五日獲足法定票數。因李程始終互相支援。程的票大部擁李。可是程氏宣佈以後，孫陳派人分別活動，極爲激烈。

二十三日第一次選擧後，李計劃於二次選中獲取法定數，造成既成事實而當選。可是二次選時，李僅得一千一百六十三票，少於原計數近四百票。可見有若干票已經動搖。二次選時，非國大代表之陳立夫氏，突出現於代表休息室，與代表咬耳密談。可見情勢之緊張。如果廿五日繼續選擧，程氏雖放棄，惟依法是日仍須二分之一（總額）以上票當選。（廿六日始由多數當選）。李從程處雖可獲得若干票，最多不過一半，僅三百餘，而二十三日之一，一六三票，據估計至少有一百張票將倒戈。仍不能到法定數。而孫方加上程票之一部，收回的一部，以及數十票棄權者之爭取，民青兩黨的協助。雖不能超過法定數，至少不會比李氏相差太遠。如是廿五日仍無結果，廿六日再選時，多經過一日時間，政治與組織力量更可發揮威力。李想以多數戰勝孫，恐不可能。

擁李代表接獲警告與威脅，乃係事實。這是白崇禧廿五日在會場上向記者們閒談時說的。李方考慮之下，乃以此爲理由，繼程之後，突然聲明放棄。這樣，孫就無法一人獨選。亦非放棄不可。這在精神上以及代表心理上，對孫陳是一個沉重非凡的打擊，問直是一個撤手鐗。如果放棄無效，這一來可以獲得絕大同情，打倒組織壓力。如果放棄有效，在代表激動的情緒下，另選出來的人，絕對與孫陳無關。這一看法不爲無理。

廿五日下午，中常會開會討論此事，由蔣總裁親自主持，報告三人聲明放棄，國大主席團無權接受，必須大要會表決，希望三人不要放棄。中常會乃決定派大員六人分三組往勸三人，繼續競選。下午，擁李代表在重慶安樂廳決議，仍請李競選。擁程代表亦於中央飯店開會，公請程氏競選。孫則向記者們表示競選是義務不是權利。擁李程代表及中立者復組織民主憲政護憲運動會，準備反抗統制。另一方面，孫李二方的競選活動，並未因聲明放棄而停止。李的人仍到處拉票。孫陳的人也積極活動。

記者的報告，因發稿時間限制，至此爲止。在現在的世界上，有這麼一個政黨，全黨的人不作他圖，專門找自已的麻煩，無緣無故製造一些不可解決的糾紛，企圖毀滅自已。眞是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

（四月二十五日夜）

（上接第十二頁）投票，就無法進行了，當日會場內外情勢洶洶，大有全武行即將爆發之勢。洪蘭友戰戰競競，在吼聲與鬨聲中宣佈休會一日。這休會的動議是三百多個黨團幹事的臨時動議，因爲事實擺在面前，如果要投票再選，祇有孫科一人了。三分之二以上的代表，因爲當局這種措施的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感到憤怒。廿五日中午，孫科也突然宣佈放棄競選，造成了中外騰笑的天大醜劇。

老實說，政府當初儘可採用一貫的劉派的方法來處理副總統的案子，但既已採取比較民主的方式了，中途又鬧出這種醜事，實在愚蠢已極。爲了防李宗仁當選、當局曾命令黨內支持孫科；爲了打擊李宗仁，CC無日不在暗中運用壓力。但我要特別強調請大家注意的：儘管事實如此，因爲投票是採取無記名方式的，李宗仁的票依然最多。這是一個好現象，這表明了黨的控制阻止不了一般人對於國家前途的希望，和對於選擇優劣的決定。

爲什麼李宗仁會博得這麼多人同情呢？這和李氏被當局疑懼是有聯帶關係的。因爲李氏所揭櫫的競選綱領是和中樞不和諧的，他強調民生主義的重要，他主張清算豪門官僚，他要求改革政治，他贊成樹立獨立自主的外交，而且言外之意，他似乎還願意蔣主席出國遊歷，而讓他來扭轉中國這一片蜩螗杌隉的現局。這當然不能被當局和一批包圍者所容忍，所以謠言纔起，傳聞亂飛，說李宗仁要「逼宮」，說李宗仁和共匪有勾結，想再談和平，說李宗仁的經費來源是李濟琛所供給，終於演出了這醜到極點的一幕，逼迫他放棄，想讓言聽必從的孫科來做副總統。但想不到國代們情緒高張，大嘩之下，還又不得不命令孫氏也放棄競選！

（下接第十五頁）

陝北戰局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西安通信）西安的軍方公開表示軍事調整佈署已完成，即將開始全面反擊，並且說隨時可以恢復宜川戰役前的原態勢。由各種跡象看來，國軍似乎有這種可能，因為在正面軍力對比上，國軍人數實力超過共軍二分之一。現在陝中雙方對峙在宜君、白水、澄城、郃陽這一線。正面的共軍是屬於「西北人民解放軍」的一、二、三、四、六等五個縱隊，及屬於黃龍軍區的三支隊民兵。總司令是彭德懷。王震是彭德懷部的第二縱隊司令員。在這五個縱隊中，以王震實力最強，配備也最精銳。其次就要數張宗遜的第一縱隊，和王世泰的第四縱隊。以人數來說，正面共軍人數在五萬至七萬之間。宜川戰役，他們也損失了近兩萬的兵員，但都由黃龍軍區民兵中抽補完竣。國軍在宜川戰役後，自動地後撤了一百多里來整補。劉戡的第二十九軍撤回潼關補充改編，新到的援軍就集中在關中地區。共軍轉移了一部分兵力打臨汾後，國軍即準備反攻。據軍方判斷，只要一開始行動，共軍會不戰而避免正面作戰的。可是在四月十七日這一天，共軍又用了「先下手為強」的辦法，集中了四個旅的兵力，從「囊形地帶」（這是指以馬欄鎮為中心，包括淳化在內，鄰近隴邊的一個地區，因為像囊形，故稱囊形地帶，向來是共軍的一個根據地，王世泰部據此）渡涇河南下，三天之內，邠州、永壽先後陷落，乾縣、醴泉、武功、扶風、汧陽都吃緊。到了二十號，共軍大部均向這一地區集結，東起武功，西迄汧陽、永壽、邠州、醴泉、乾縣、麟遊，這一大片的地方都發現共軍。二十二日，共軍先頭部隊已由扶風越鐵路，渡過渭河，鋒鏑直指郿縣，絳帳到常興鎮間的鐵道也破壞了。鳳翔情況混亂，汧陽離寶雞只六十里，所以寶雞人心恐慌萬分。據軍方所得情報，彭德懷部的五個縱隊已有四個縱隊向這地區集中，第四縱隊在醴泉、乾縣境，一、六兩縱隊在永壽境，二縱隊在武功北。共軍這次的突襲，實在很出一般人意料，連軍方也認為很突然。因為長寶沿線的兵力很單薄，共軍開始行動了，才忙着調兵去堵擊。隴海路西行客貨車停了三天，專門運兵。現在國軍在長寶線集中的兵力約三師左右。這次共軍的目的何在？有的說在逃避正面國軍的反攻，也有說共軍早就宣傳着要截斷長寶路，與陝南共軍會師漢中，以為窺川之準備。這兩種說法可以合併起來解釋共軍這次的攻勢。共軍不肯硬拚，所以才鑽空隙。企圖會師漢中，是他的戰略目的。雖然軍方解釋說共軍目的僅在騷擾，可是沒有有力的佐證。由共軍出動的兵力看來，其企圖不小。看看陝南方面，這面的共軍實力沒有陝北的強勁，可是佔了地理上的便宜。陝南共軍是以孔從周的第卅八軍為主力。孔是臨潼人，再加上「西北人民解放軍副總司令」趙壽山是陝南鄠縣人，趙在陝西頗有一點號召力，所以共軍在陝南佔了地利之宜，頗有坐大之勢。尤其可慮的是陝南很少正式的國軍，白河、洵陽一帶就是由陝保八旅據守，白河之役垮了一個團。最近的情報，鄂北均縣，鄖縣的趙壽山部已回竄陝南，集結兵力有西犯之意。配合着彭德懷的行動，陝南共軍也來一次攻勢，不是不可能的。彭德懷越路南竄，南入秦嶺，伺機與陝南共軍會合，打下入川基礎。陝南峯巒起伏，交通不便，國軍大兵團行動受限制，這樣看來，共軍企圖已甚明顯。

西北將領紮，在南京聚會以後，對西北軍事戰略上有了新的決定，放棄延安就是證明。國軍為了守延安，凍結了一師以上的兵力，四面被圍，接濟全斷。軍政人員吃小米稀飯渡日，老百姓更是奄奄一息，這種局面何能久長？假如早兩個月放棄，宜川之役不致失利。現在被迫着放棄，胡宗南心中自然是別有一番滋味，也是一件傷心事。所以胡不准洩露一點消息，西安報紙上一字未提。去年三月十九日的「英雄事蹟」，輕輕地從記功簿上抹去了。

（上接第十七頁）非常靈活而且到家。下午八時熄燈五分鐘，全校頓時一片漆黑，目的在使大家記憶我們的罷工和罷課。電話室，這是清華園的耳目，旁邊經常坐着管理的同學，他們拿着書本在消磨時間，加強學習。

派往担任清掃宿舍廁所的同學，他們抱着「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決心，清除這人間的污穢。他們還高興得足以自豪。他們不怕那臭氣冲天的糞便，他們除此以外還要做更多的工作。

負責敲鐘的同學，他們聚精會神地凝視着時計上走動着的針尖，不讓打得不準。敲打大鐘是不容易的，尤其沒有經驗的生手。但是同學們的技術很快就與打鐘工友並駕齊驅了。

在畜牧場裏負責的同學，他們說：他們的工作比清掃廁所更麻煩。他們接下牛場的工作，每天清早三點半鐘就得到牛場，擠牛奶、洗瓶、把牛奶裝入瓶內、刈草、餵牛，都是自己動手。還要替牛洗澡，替牛結婚，替牛做接生婆，搬運牛糞，清掃牛舍。他們感到那麼興趣，希望再幹下去，把一切全學會。

校警罷工以後，尉位也由同學接替，日以繼夜。白天他們注視行跡可疑的行人，晚間黑夜，他們機警地豎起耳朵，靜聽四周的動向。即使大風暴雨，他們都無所懼怕。當他們渾身溼透，他們仍滿不在乎。一切只為着學校的安全。同時退伍軍人的同學也配合着充做流動巡邏隊，來回巡邏。

在醫院中的病人的同學去伺候他們，替病人數藥。大夫說：在罷課期間同學如有重症急病，他還願意來診治，因為怕病狀轉劇，增加病人痛苦。這種消息都鼓舞了不少同學工作的情緒。

其它如宣傳部都是日日夜夜不停的工作，把得來的消息證實後，馬上油印，或以大字報公布大家面前。同時，各種宣傳品迅速地翻譯為各國文字，並發動同學寄信運動，把真理傳遍世界每個角落。

據各部門負責同學說，每個同學都非常努力學習，並且感到無限的榮耀能夠參與工作，工作別人所認為「下賤」的勞役。他們都十分迅速地而且踏實地去發見每一部門複雜或煩瑣的工作底規律。一兩天過後，他們掌握得那麼靈活熟練，使工友驚訝不已。有的部門工作，已經比工友來得更快更好。

在北方這塊地方，潛伏着這樣巨大的活力，這是炸毀中國一切老朽的藩籬底活力，這是新時代黎明前地平線上升起的曙光。中國要從舊社會中脫胎換骨，無疑地，這股力量會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上接第十四頁）我所交談的國代有三十人以上，大都並不和李宗仁有關係，但所以表示同情他，是因為覺得目前的局面，垮台祇是遲早的問題，如果有一個人換種方式來搞一下，未始不是好事。依憲法規定，副總統要等總統出缺，才有權力，但總統出缺的可能，除死亡和疾病以外，政治情勢是很重要的事，而副總統任期六年，且有憲法保障，是確實可以做一番事的。孫科不能說沒有聲望，但朝秦暮楚，且和當局的論調做法全無二致，任何人對他自然存的希望不大。因此，這一次的李宗仁，能擊敗一切極大的阻撓，博得多數的擁護，雖然現在被迫放棄，但他還是成功了的。祇有壓迫李宗仁的人，才是真正失敗了。

王××　四月二十五日南京

中大學生自治運動的新階段

郝稼

屈辱的回憶

（觀察南京通信）

中央大學學生自治會自去年十一月底競選被搗毀，到現在已經虛懸了五個月了。其後教育部頒佈了一套欽定的自治法規，同學們組成的「抗議學校無理措施院系聯合會」也隨之改組爲「爭取自治院系聯合會」。校方依據部令釐定的自治會組織法既受同學們的唾棄，同學們自已進行的提名選舉又被校方目之爲「非法」，雙方各不相讓，却又無法解決，於是就形成了一種「拖」的局面。就在這拖的過程中，同濟發生了學潮，其性質儼然是中大爭取自治的翻版；而同時武大、浙大、北大、清華各校却用競選的方式順利地完成了普選，這些都使同學們氣悶而且焦灼，深嚐到啞子吃黃蓮的苦味。

校方當然樂得長此拖下去，但事實有拖不下去的時候。第一，大學生而沒有自治會，顯示校方的不民主，何況在中大先扶植一個御用的自治會正是爲欽定章程完成鋪路的工作；第二，沒有自治會就等於沒有和學生聯繫的橋樑，下情固無法上達，上令也無法下行，事實有所需要的時候也無法收得心應手之功。比方說喧騰一時的九龍事件，各校紛紛抗議，而中大獨無表示，原因就在於院聯會得不到校方的承認，其所代表的同學的決議也得不到校方的允許。基此，訓導處曾兩次三番要同學們「選舉」，却被同學們以「不合作主義」謝絕了。寒假期間一切停頓，開學伊始校務繁忙，直到三月下旬訓導處才又把自治問題撥出來。大概鑒於自己以前依據部令代擬章程的辦法委實有不妥，所以這一次要同學自擬，辦法是由每院提出「品學兼優」學生數名組成起草委員會。然而不幸的是，同學們對於所謂「品學兼優」者既無好感，尤少敬意；水利系首先提出反對，在民主牆上大書「代表自已選，章程自己擬，不做狗的狗，不爲奴中奴」；繼起者更風起雲湧，盛極一時，不僅使各院束手，即「品學兼優」者也望之却步。訓導處見勢不佳，就自動鳴金收兵。但是過不幾天，跟着又來了一套新的花樣，即爲了表示「更進一步的民主」，起草委員決定由同學直接選舉，但是選舉事宜却要訓導處辦理，而且變來變去，結果（選章程在內）還是要由訓導處核定。院聯會秉承同學公意，表示此種辦法不能接受，同時經過代表大會通過，提出四項修正辦法：第一，起草委員選舉事宜由各院系常務聯席會議辦理，并請各院院長指導；第二，起草委員祇向全體同學負責；第三，起草委員每二百人產生一人，每院至少一人；第四，起草委員所擬就之章程由多數同學簽名通過施行。無疑地，即便放在顯微鏡下，任何人也不會在這四項建議裏找出一點「操縱」「煽動」的影子；但訓導處仍以院聯爲「非法團體」而拒絕接受。

四月九日是校方代辦「立委選舉」的一天。門前冷落，不見人影，二十四小時過去之後選票原封未動。事實證明，僞裝的民主是瞞不過同學們的雪亮的眼睛的。十一日，院聯會上書威代校長，請求對於所提四項辦法加以考慮。十四日院聯代表赴校長室，由賀主任接見，說吳文已交訓導處，訓導處則謂即將提交行政會議處理。行政會議定於十六日召開，院聯會遂於十五日發表敬告師長書，全書洋洋數千言，分別從道義的立場、教育的原則、及法律的觀點，說明學校處理之不當，籲請諸師長在行政會議上仗義執言。同學們也都以期待的心情熱切地注視着這次行政會議的結果。但等第二天院聯代表晉謁訓導處的時候，才知道行政會議對學生自治問題「根本未予討論」。自然，這對於爭取自治的同學們是一個重大的打擊。至此，院聯會遂發表公告，讀述努力經過，結尾說：「一切希望均成泡影。本會半月奔走，力竭心勞而成效闕如，至深愧疚。……以後應如何進行，希各同學審度時勢，詳加考慮，立即提供有效辦法。本會自當忠實執行，誓達目的而後已！」

飢餓的行列

在這裏，我們不能不提到一個插曲，那就是「中大自費學生請求貸金聯合會」的活動。據說貸金是戰時的暫行制度，抗戰既已勝利，理應及早停止，而且國庫艱難，政府不忍加重人民負担。但抗戰勝利並不就是戰事的結束，相反地，人民更苦，物價更高。教授們有的發瘋，有的自殺，同學們也面臨了無比嚴重的失學危機。如果說國庫艱難，則眼看着大門外日耗數百億的國民大會，實又不能不耿耿於懷。因此，隨着各地反飢餓浪潮的興起，中大「請貸聯」也於四月九日宣佈成立。十一日一百多個自費同學集體絕食，和喝牛奶打葡萄糖的絕食國大代表眞可謂「相映成趣」，難怪某報社論要目絕食爲「時髦」而大發其「製造學潮」的高論了。絕食自然沒有結果，但却引起了同學們廣泛的同情，二十多個社團聯合組成了「請貸後援會」，十三、十七兩日「請貸聯」集體向校方請願，「後援會」曾發動公費同學捐菜捐飯，同時參加請願行列，奔走呼號，訪問教授，以博各方廣泛的注意。

校方對請貸聯的答覆是讓他們申請尚未募集的工讀助學金，申請人須有五人聯保，每月所得數額僅當公費的百分之四十，而且僅限於四、五、六三個月份。請貸聯認爲不能滿意，遂於十三日發動第一次請願。據「請貸公報」上說，威代校長對此事極爲震怒，厲聲問代表「你叫什麼名字？」同時還悻悻地說：「下關的難民多着呢！」請願既然沒有結果，請貸聯於十七日的二次請願裏又提出了退一步的辦法，表示願意接受校方工讀的原則，但希望助學金的數額和配額都能提高，使每一個自費同學都有請准的機會，同時代表並以北大清華政治大學全享公費爲例請校方向教部力爭，但校方仍以經費支絀爲辭，使兩次請願都不得要領。

在現時，一舉手一投足的小事也會有人說是「陰謀」、「煽惑」、「操縱」，則這次自治和飯碗的爭取自然也不能例外。遠在三月中旬，配合着校方公佈的選舉辦法，以天公報爲首的「聯合新聞」就先發制人地發動了一次攻勢，說職業學生將以爭取自治爲名發動學潮，並將於三二九國大開幕之日舉行暴動。但不幸的是三二九的預言並未成爲事實，我們的「記者」遂又將其筆鋒轉向飢餓的請貸行列。四月十八日繼「二十餘社團自費同學後援會」之後又出現了一個所謂「創造報等四十餘社團協助自費清寒同學聯合會」，並發表宣言，說「不忍看着親愛的朋友挨餓，但也不願搖旗吶喊的空鬧，」「準備以一顆誠摯的同情心，盡最大的努力，實際的援一把手。」這「實際的一把手」是什麼呢？就是「請師友慈悲爲懷，慷慨解囊。」但很使同學們不解的是，除了「後援會」的二十多個社團外，在中大即便打着燈籠也不會再找出四十個社團來了；因此大家對於這個來路不明的私生子都抱着疑懼的心理，牠的臨時募捐處也就門可羅雀，和後援會成績的

罷課期間的清華園

健民

（觀察北平通信）

三月廿九日北平各報刊載了查禁學聯的消息，清華園內立即沸騰起來。接着大飯廳門口的民主牆上貼滿了五色繽紛的大牆報，它們都一致認爲華北學聯是平津各學生自治會用民主方式組織而成爲他們謀福利的機構，打擊學聯就是打擊各學生自治會，也就等於打擊每一個華北同學。它們呼籲同學以行動抗議當局非法的指謫，平津七大學會商的結果，便宣佈從四月三日起罷課三天，學聯並發表文告指出當局非法的舉動和學聯應繼續存在的理由。清華園也就立卽出現了保衞學聯委員會，進行罷課期間的工作，這次罷課是爲了爭取他們自已的生存，絕大多數的同學都投進了工作的隊伍中，好像沒有參加工作，他們的良心是要受嚴重的責罰似的。工作的浪潮一天比一天高漲。

有三十幾位教授，支持學生的要求而罷教。他們在抗戰中過着貧困流離的漫長歲月，他們操着粉筆生涯，在坐椅上磨破了他們褪了色的衣衫。他們當中誰會想到今天的生活還較過去每況愈下？一個外文系教授紐門 Newman 先生答覆同學們的訪問，悲痛地說道：爲着生活，我把我的自行車都變賣掉。教授羣中頭髮斑白的心理系教授唐鉞先生，當他曉得三十幾位教授們簽名響應罷教時，他帶着他的女兒，端着硯台，手裏執着禿了頭的毛筆，在校園中尋找三十幾位教授簽名的文告，在上面，他喜出望外地寫上他的姓名。那時在旁邊看的同學，都深深地被感動得說不出話來。他們只以鼓掌，表示對這崇高的師長致無限的敬意，因爲，他們的師長與同學們走在一起了。

然而這個擁有四千多人的清華園，一旦工警們罷起工來，不是要使全部機構陷於停頓的狀態嗎？全校的郵電收發、水電管理、各齋齋務，這些或那些工作都是每天運轉不息地在工作着。作爲每一部門的工作，猶如齒輪一樣，如果發生毛病的話，都會促使整個機器成爲殘廢的。但是由於這次罷工罷課，組織工作的堅強，工作分配的適當，而創造了令人驚奇的嶄新內容和形式，同學間發揮了高度的執行負責各部門的工作。

四月五日下午校中有個午敘會，會間主席分派各系級担任，罷工後工友所遺留下來的各部門工作，頃刻之間，各系級代表爭先恐後蜂擁跳上主席台，要求分担工作，有一系級代表因稍慢一步，而找不到工作。第二天各級同學卽深入各部門接替工作位置，以往人們認爲這般知識份子不會做和不願做的工作，現在事實駁倒了那些人們的想法，而且證明了這些知識份子是不折不扣地可以做起「不會做」和「不願做」的事情了。

負責水電的同學，燒鍋爐，燒熱水給同學洗臉洗澡，開水房整天不停的在燒開水。他們早晨七點鐘卽上班，執行職務，絕不疏忽，其中除了某些專門技術的工作，須工友指揮外，其餘他們很快就運用得

（下接第十五頁）

優越形成了尖銳的對照。而尤其不幸的是，「宣言」出現不久，「等一」字前面第一個也就是唯一的「創造報社」就有人證明早已嗚呼哀哉，還在去年解散之後各社員早已加入其他社團了。至此，「協助會」見尾巴露出，趕緊自動收起攤子，以致「請貸聯」有要事相商時不得其人，因而祗有在民主牆上以公開信的方式出之。此外，還有一個油印的「三反」遍貼各處，內容是「中大羣奸譜一」，把平時熱心公務的同學都罵得狗血噴頭。該記者不僅把「羣奸」的籍貫年齡經歷出身調查得清清楚楚，並且還知道誰的身上有着「奇臭」。然而這些中傷污蔑祗增加了一般同學的反感，並充分暴露了特種學生的本來面目。

就在這爭自治要飯吃兩條激流匯集一起的時候，平津滬蓉等地又紛紛傳來了學生挨打被捕受辱的消息。金陵大學於十七日宣佈罷課以示抗議，並爲該校請貸自費同學聲援。同學聞訊之後一致喊出「向金大看齊」的呼聲，水利系首先宣佈罷課。院聯復應同學之請，於十九日召開代表大會，決議各院系自二十日起罷課三天以抗議各地迫害學生，抗議校方漠視公意，並爲飢餓線上的自費同學請命。而這次會議的最重大的決定就是改「爭取自治院系聯合會」爲「學生院系自治聯合會」。這是五個月來自治鬥爭的最大收穫，使在同學心頭鬱積已久的黯雲一掃而空。

復活節狂歡

院系自治聯合會的成立是中大民主的復活，爲了珍重這一勝利的成果，同學們於二十一日晚七時在文學院前草坪上舉成了一次聯歡大會。

大禮堂不準用，去年的民主廣場變成了樹圍，同學們祗有在這一片草坪上作一次「披星戴月」的晚會了。然而地位的限制又何損於大會的盛概呢？同學們的心緒是無比地熱烈的。兩千多人裏三層外三層地圍成了水泄不通的大圓圈。自從去年競選被破壞之後，同學們是很久不曾這樣相聚在一起了。因此這一次大家都像久別重逢的姊妹兄弟一樣，每一個人的臉上都刻劃着時代的苦難的印痕，每一個人的心裏都充滿着說不出的欣慰和辛酸。主席報告了晚會開始，接着就有人朗誦祝詞。這祝詞的開頭是這樣寫着：

「在戰鬥的最前線
　我們倒下
　又站起
用爭自由的雙手
　我們再擊起
　血染的大旗」

「在戰鬥的最前線」，是的。中大首創了民主的競選制度，去年五月的高潮裏上海學聯曾贈中大以「開路先鋒」的錦標，欽定自治章則在中大首先遭到了反抗，而今天，「自治聯」的成立又爲爭取自治的各地同學開闢了一條新路。是祗有從這裏我們才能體認到中大自治運動的意義和「自治聯」成立的價值的。而在這復活節的慶祝晚會上，笑着的唱着的不僅是「中大人」，還有着金大金女大派來的代表。「我們永遠在一起」是金大獻給自治聯的一面旗，金女大的代表也在祝詞裏再三致其加強聯繫的熱望：無疑地，這一次晚會不僅是中大民主的復活，同時也還是南京學生大團結的先聲。

晚會的節目包括有歌詠、話劇、跳舞、舞蹈等項。歌聲、笑聲、掌聲繼起不絕，誠如一個朗誦裏面所說的：「我們笑得使他們發抖，我們唱得使他們掩起了耳朵。」主席宣佈散會之後大家還不肯走，就集體地在鑼鼓聲中扭秧歌，拉起手來唱「團結就是力量」。而同時，外面街上還不時傳來一兩聲寥落的鞭炮聲，據說是慶祝大總統的選出的。

自治聯宣佈今後工作方針側重同學福利事項，因爲自從自治會停擺之後，日常生活裏的一切福利實在被漠視得太不像話了。但是「五四」跟着就要來到，自治聯已經決定聯絡各大學擴大舉行五四週，屆時一番勝況是可以預卜的。「青年人要敢哭、敢笑、敢駡、敢打，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這可詛咒的時代。」然而任重道遠，荆棘重重，誠如大會主席在開幕辭中所說，警覺團結是一時一刻也不能放鬆的。（四月二十三日）

惠函注意

讀者惠函，請在信封上分別標明「編輯部」「定戶課」「叢書課」「批發課」字樣，俾可增加辦事效率。

週末閒欄

錢面前的平等（遊美雜記之二）

何永佶

查驗護照

近代國家之爲「地緣國家」，盡可於遊客出入國境之查驗得到證明。遊客到了一國的入口處，頭一件事就是預備驗照。我們的船在晚上已入了舊金山的偉大海港，已過了「金門」（Golden Gate）鐵橋，但因移民局人員在夜間不能上船工作，故不許停靠碼頭。第二天晨光熹微時，船客即被催起，船上的傳音機大聲廣播要他們下去船底之大艙內驗照。我們都謹謹愼愼地把護照及有關文件預備好，由早晨七時起等候稽驗，一直到十時始完，還算是快。船客衆多，大艙狹小，其出口入口均有移民局人員把守。每個船客，均須先往取一號碼，然後依着號碼次序排起隊來去驗。移民局中有一人專負指揮船客排列之責，其對於中國女子似頗感興趣，往往執着女子之手，口講手指在何處何處排列，我曾在他執一中國女子之手時，擊其手背而告之曰：「且慢！你們移民局裏那一條法律要你們執着少女之手的？」這個人到也知趣，得到抗議後，便也停止緊握中國少女之手。

比較等候的時間，驗照的時間倒很快很短，驗照人只問你在美的通信處，你的錢的來源，及逗留的時間。問妥後，他便在一張方塊紙上戳一"Admitted"記號，你持着這張紙，便可交給在船旁跳板把守着的又一個移民局人員而登美國的大陸了。

驗關

美國的海關關員，非要等到你的大大小小的行李到齊後，始肯檢查。你的小件行李雖可在早晨由你的艙房內搬上碼頭，但你的大件行李存在船的艙底，須等到下午都由艙底搬上來後，始能開始驗關。

驗關的關員並不怎麼多，而且非等到驗關員驗完一個回到寫字台後始發給你報關表，使得你不能揀擇某一關員來驗你的行李，以免串通作弊。報關表你在船靠碼頭上早已塡好交船上管理處，而由管理處（不是由你自己）交給海關，故海關需知有多少人及有多少件行李要驗。關員所要驗的，第一要知道你的報關表是否與你的行李相符，第二要知道你所帶的有無違禁品（如鴉片之類），第三要知道你帶的有無須要納稅的，第四要知道你所帶的有無帶有害蟲（如植物品類）可以妨害美國的農作品。有一船客帶了一罐上海人所愛吃的青豆乾，海關也要扣驗。又有一人帶有中國政府要人所贈給美國友人的禮物。這帶物的人說：這中國要人在中國佔甚麼甚麼重要位置，總可以通過吧。而結果則否，無論甚麼要人，在美國須納稅的一律要上稅。

有一次美國煤油大王洛克斐路（Rockefeller）的大兒子坐公共汽車而身上不名一文。汽車費只五分錢，富豪洛克斐路說「我是洛克斐路！」汽車的賣票員說，「你如無錢買票，快給我滾下車去！」賣票員隨後向人說：「他如不說自已是洛克斐路，我也許讓他坐車了！」

「面子」這件東西，在中國可以靈，在美國，如由自已說，反得到與期望相違的反應。

甚麼是「面子」呢？當我們說：某甲的「面子」大，某乙的「面子」不夠，我們的眞正意思是：那怕甲乙一樣的有錢，甲仍比乙強些，甲仍可以做些乙所不能做的事。假如甲與乙在錢的面前能達到絕對平等，則甲乙二人既然是一樣有錢，應該是一樣有力，但在講面子的國家裏，實際上甲比乙較爲有力。所以「面子」這東西，原是「在錢的面前不平等」（unequal before money）的意思，不講面子的國家是一個其內部「一切人在錢的面前皆屬平等」（all men are equal before money）的意思，亦即是「我的錢與你的錢一樣夠格」（My money is as good as yours）的意思。所以「貨幣經濟」（money economy）愈通行的國家，那裏愈不講面子；反之，貨幣經濟不盛行而多多少少仍是一種「易貨經濟」（Barter economy）或半易貨經濟的國家，講面子講人情的事是不可避免的。貨幣經濟通行的必需條件是貨幣穩定（即貨幣易時易地都有一樣的價值），而貨幣穩定的必需條件，在保持私產制度的國家裏，是政權穩定（即貨幣的價值常有一政權在那裏維持着牠）。這兩個條件，缺一則不能盛行貨幣經濟。如在蘇聯，那裏雖有穩定的政權，但這政權不肯維持一種易時易地都具同樣價值的貨幣，在那裏，有好幾種盧布，而盧布的價值的大小看這盧布在那一種人手裏而定。在這種國家內，必盛講面子盛講權勢。若夫在我們中國，既無穩定價値的貨幣，又無穩定的政權，其盛行面子盛講人情，蓋有不得不然之勢。

錢面前的平等

所以美國的平等，是錢面前的平等。但錢面前雖平等，錢後面卻不平等。在錢的面前，你拿得出錢來是這樣，我拿得出錢來也是這樣，他拿得出錢來仍是這樣。但在錢的後面，則有人拿得出，有人拿不出，拿得出錢來的人卻比拿不出錢來的人強多了。也許有人說：這種狀態，那裏不是如此？中國不也是如此嗎？但中國與美國的分別，正在一則講面子一則不講面子。在講面子的國家，「面子」可以補錢之缺，雖然拿不出錢來，但如有點面子也行也可以對付過去。在從前中國，面子建立在功名上，在今日的中國，面子建立在政治勢力上（其實即是武力）。當軍人不肯如別人一樣給電燈費自來水費等等，這些軍人的心裏說：他爲軍人的面子可以補他無錢的缺，這種心理在一切錢面前平等的美國行不通，甚至在從前租界裏都行不通的。

我在美國上岸的頭一天，在一個旅館中就感覺到美國的錢面前之平等。當旅館老闆帶我上樓看好了一個房間，我已經說要牠，行李已經放下後，我即在那個房間裏，拿起電話來要與外邊通個電話。我頗詫異地聽見管電話的女人在電話筒裏對我說：「你未在下樓註册付了房租之前還不能算是這旅館的房客，我不能給你接電話出去」！對於這，我頭一個反感是：連這點面子都不給我！再想一想，美國原不是個講面子的國家，一個人算不算房客在美國原只是以給了錢沒有而定，在給錢之前，旅館可以拒絕替你接電話，但給了錢之後，則她再不能拒絕，她如拒絕我便可以理直氣壯地與旅館辦交涉，甚至要求賠償。只認錢不認人，只認得房租不認得面子：這是美國的社會，美國人對人人都是這樣。所以這裏有些中國人以爲這是「不近人情」，以爲與美國人不能交朋友，錢給了之後，轉過屁股來就認不得人了。

君如滿意本刊
即請從速定閱

甘地・羅曼羅蘭會談詳記

孝隱女士　凌卓譯

在甘地逝世不到一個月之內，在英法文報章雜誌中以甘地大名爲標題的文字映入我眼簾中的，至少也在一百次以上了。其中有一長篇我認爲最名貴的，是由羅曼羅蘭夫人所特許發表的羅曼羅蘭生前親筆所作的他本人與甘地會晤縱談的記載。這是一篇皇皇大文，是由大文豪手筆自述在他生命史中最重要的一段。由這篇文章可見甘地對一個文豪與至友所表白他親切而崇高的意見，也可見甘地與羅曼羅蘭兩人思想的異同，更可見他們兩人交誼的眞摯與人格的偉大。這篇文章也可題爲「羅曼羅蘭的甘地觀」，或「在羅曼羅蘭眼中的甘地」。

甘地與羅曼羅蘭這次的會談，是在一九三二年。但在這時期之前，羅曼羅蘭早已著作過有關印度與甘地的書，風行一時，他們兩人論交已久了。在我個人所知羅曼羅蘭所著的二十四五部名著中，有一部名「近代印度神祕與行動的研究」，這是一九三〇年出版的，在他們兩人這次會晤兩年之前。更有一部就直名「甘地」，這是一九二六年出版的，還在他們兩人這次會晤六年之前。

他們這次會晤，在那年十二月六日。從十二月六日至十一日，甘地就住在羅曼羅蘭家中。羅家在瑞士一城名叫新市 Villeneuve，在瑞士與法國交界的萊夢 Lemen 湖邊。這次是甘地在倫敦出席圓桌會議之後來訪羅氏作此長談，而且各自知道「盛會難再」，從此一別，便成永訣了的。因爲羅氏生於一八六八年，甘地生於一八六九年，那時已都是六十三四歲的老翁了。

現在我們來看羅曼羅蘭所寫的這篇日記式的大文章，我很忠實的將牠翻譯出來「以餉讀者」：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

早已宣傳要來訪問我們的甘地，畢竟就在這幾天內會二月之久。我們與倫敦方面，由米拉 Mira（卽斯拉特女士 Miss Slade）經手，交換過很多的函電。我們還要擋避一切以報告甘地要來爲對象的信件電話以及各種要求。其中有怪異荒謬甚至瘋狂的。（如一位意大利女子致函甘地，由我轉交的。她問下次羅多 Lotto 獎券得中前十獎的號碼。）德國瑞士『裸體派』（Werner-Zimmermann）要包圍甘地，使我對他需要加以保護。很多頭腦不淸自命爲『上帝之子』的，在地上鑽出來如螺絲一般。很多優秀靑年自願夜間來甘地窗下吹笛或奏小提琴的。萊夢區牛奶工會以尊嚴口氣打來電話，說願担保『印度王』在居留期間的供養問題。新聞通訊社的記者們都來圍近我們的別墅要作露宿。洛桑警廳大爲震驚。新市城內旅館中充滿了好事之徒特來爭看怪物的。我也資助一個日本雕刻家名叫達開大 Takata 的，要他從巴黎來這裏看看甘地，爲他作一雕刻的設計圖樣。

……當我在光線不足的圓燈底下，黑暗潮濕的別墅階前等待的時候，看見來到一位着白披衫在細雨下光頭赤腿骨瘦如柴戴眼睛而缺牙齒的矮小人，且笑且作手勢行印度敬禮，雙手拱至口部高度。他將右臂擁抱我，並將面頰貼靠我肩。這時緊靠我的面頰的是一個灰色的頭，一個短毛淋濕而生硬的光腦頂。這就是「多美尼克神」St. Dominique 和「佛朗沙神」St. Francois 的吻。隨從人員是一位有傲容而態度尊嚴如德美特 Demeter 的米拉 Mira，外又三位印度人，就是兩位祕書，一叫馬哈德夫德沙 Mahadev Desai，一叫彼亞乃拉諾 Pyarelal。另第三位就是甘地的靑年少子。（他年已三十，但好像沒滿二十歲的樣子，圓面而和顏悅色。）

……第二日，星期一日。這是甘地的『緘默日』。他不發言，祇聽。甘地笑話說這是人們強令他聽所有一切話語的最好時間。他無答辯的忍受一切。（但有一特別之點，就是他並不自行禁止用筆寫字作相當簡短的答覆）——早晨準十點，他到我房裏來了……登上我房子的台階——由其突然發出的冷笑聲音作了通報。——我請他坐在桌旁可以屈折的大靠椅內，我就附枕這桌，坐在書桌前的轉椅內，傾身與他相對。他立卽脫下鞋屐，露出赤足，然後盤足而坐，把他的披衫蒙蓋着。他戴一付大眼鏡，玻璃是兩個弓形嵌成的，可同時作爲近視及遠視之用。皮膚顏色多半是日光晒成的近棕而褐，却非深褐。腦骨側面是長形，這印象因缺少前牙，更加現出像老鼠的口脣格外減薄。——下脣頗厚而前凸出——上脣被他的稀少灰鬚所遮。鼻支張。額部開廣端正；談話時這部份的皺紋頗深。但雙頰及面上其餘各部，膚質堅硬，並無歐洲人面上的皺紋網線。這人身體結實，初見時的衰弱狀貌，殊不可靠。他的手緊握着臂上的披衫，手大而瘦，全是骨條脈管與凸出而膨脹的筋肉。這手的連續顫動，（以及我們可以猜想到在他披衫下的脚的顫動）使我領悟到這極安靜（但活躍）而永能自主的人的神經。……

這第一日，像我剛才說過的，我是單獨的發言人。我向甘地作長時間的陳述，陳述歐洲大陸國家尤其法國的精神及社會狀況。我作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一四年的簡單追述，解釋他們自稱爲實際派（政治的）及理想派的在大戰中及戰末時所發生的變歷破產。這正是克曾蒙梭與威爾遜的雙層失敗所象徵之點。我從政治方面將掩飾的眞面目披露給他看。這些被掩飾的眞面目，我們也直到戰爭期中才有所疑悟的。——金錢，鐃倖投機份子，實業界巨擘，（如 Zaharoff 及 Deterding），托辣斯及國際傾銷公會——這等人的權威，在國家方面一天一天加以認可。因爲報紙的收買，在輿論方面也一天一天加以贊成。

這是我對甘地陳述的撮要，經過時間約爲一小時半。甘地極注意聽我的講述。大部份時間，他並不看我。他常轉面而看我姐。（但我正因這個而完全看到他精神的變化。）我姐這時在爲甘地翻譯我的談話，但每聽到主要語句時，他便轉頭而將他的凝注而敏慧的眼光看我。——好幾次用力頷首表示對我談話的同意。——當我對爲人類將來幸福作犧牲的俄國民衆所謂『唯物主義』作辯論時，我說我以爲一個理想主義遠勝於西方的一個徒託空言而不對他們的理想作絲毫犧牲的假理想主義者。——當我的話說完了時，甘地在他的記事册上寫給我看說他將在今日中熟思細繹我對他所談的話，明日回答。……我說我原想談談他離新市後遊歷意大利的事，我改日和他再談。他在記事册上寫示給我說，如其可能，他準備就聽我講。

對於墨索里尼及法西斯蒂主義

……八日，星期二日。九時半，繼續與甘地作會話。他願先討論意大利問題。他說曾得司加巴 Scarpa 領事的邀請。這領事是智識界份子，認識很多印度人，並且在印度經營有經濟事業。司領事在印度名譽很好，這名譽是由人們對於他所謂爲國家而發生的同情。但甘地對於這個有些懷疑，他相信司領事祇以尋求利益爲目的。他在印度時，他已經接到意大利的邀請。……

——甘地宣言：我很想去遊遊意大利，去看看墨索里尼。（我在這裏，又採用瑪琍Marie（卽羅曼羅蘭夫人）所寫的記錄）甘地繼續說：我的志願在見到一般人，為他們帶到和平的使命。他們卽不接受，這與我個人無關重要；並不致使我改變方針。我並且要去見見教皇，他曾給我一個很好的通訊。我見到他後，我對於在印度的羅馬天主教徒就更容易誘導了。我見他，當與我見回教首領相同。我曾見過羅馬主教，耶穌教會中的主教及回教首領。我知道這些人中有壞的，但也有好的。我如今忘記意大利了，但司加巴並沒忘記，有他的來信在這裏。為我上船，路易德Lloyd局特將開船時間延到中午左右，為便利我能到樸蘭地齊Brindisi。但我不接受招待。司加巴贈送我兩間頭等艙房，我原來是想乘三等艙位旅行的，但我不願在這點上爭執多事。司加巴請我將抵達意大利邊境的日期通告給他。他來信說我擬停留的時間，比較預定的程序表實為過於短促。彼向我担保我這次去訪問遊覽意大利是私人性質，而非官式，而且是由他出名邀請的。但這些都不過是一種形式，既有意大利政府在後面，司加巴就是他的工具。意大利銀行經理托普利茲Toeplitz夫人希望在他們家中接待我。在羅馬，讓帝耳Gentile所主持的文化學院正在安排招待。加內華利Carnevali伯爵夫人也要迎接款待。又有人問我是否有意要參觀什麼特別事業的意思，可用電報通知我的計劃。我個人的意思，就在羅馬停留一日，我並無意參加任何公衆招待會。但這個學院有些名氣，我願去講幾句話。教皇如欲見我的時候，我就去看他的。至於墨索里尼，我不相信他願見我的。他如願見我，我就毫不遲疑就去見他。但不是祕密私見。我不私見任何人。——這是我的立場。現在，請你發言吧！

我重述意大利的情形，可慮而且複雜的情形。意大利特色的人物，都在可恥的情況中為當局當走狗。我提起大佛學家泰戈爾的朋友華爾密集Formichi當墨索里尼侍臣，設計陷害泰戈爾的例子。談到托普利茲(西文名見前)夫婦，他們的女兒是一個西藏的探險者，我與她有過周旋往來。她將她的書過份恭維的題贈與我。我在這書中見到一篇為墨索里尼作辯護的文章。——與論佛及耶穌的文章並列——將墨索里尼比作一個慈善的神，我不勝驚異！我曾寫給她一封語氣很嚴厲的信，她未敢給我作答，但她還繼續將她續出的書寄我。我將讓帝耳談論一番，他是一個大哲學家，是克羅斯Crose的信徒。他用一種希臘的詭辯法，將對國家的義務，亂棍的捧擊，說得與高深的思想，互相符合。因他的名字，我又記起與他有關係的昂伯多柴洛帝皮安哥Umbe to Zanotti-Bianco這個人來。我說明這純粹傳教士之為人，他發誓願為南意大利的困苦效勞服務。我敘述法西斯黨如何要得到這人以及他的救濟事業，強迫他所有的人員作法西斯的宣誓。我又說到柴洛帝去訪問讓帝耳（當時的部長）的故事，柴問讓：「你是不是就要污蔑這些人的良心，消滅他們的靈魂？」讓用諷刺語氣答覆柴說：「你應該知道聖經上的話：為挽救靈魂，應該喪失靈魂。」文化學院充滿了卓越的知識人物——但無良心——而且是些危險份子，因為他們都說謊話——如何避免這危險？這並不是為你甘地；問題並不在此，但是為你所代表的而說。試想你對於被壓迫至緘口無言的無數千萬的意大利人所代表的應當是什麼！請顧慮你對壓迫他們政制的表面同情成功喪失他們的勇氣而灰心！請記憶聖經上這另一句話：「不幸的命運應加到使弱小者憤激的人的身上。」你應絕對的給人們一種印象使人們覺得你對於這個壓迫專制的政體毫無接觸。請勿向意大利政府有任何的接受，你自己買你自己的火車票，而且不可接受你不能保證的一般人的款待，……當採取完善的手段，得到完全的自由。你如想見教皇，想參觀梵諦岡，可以的！但要避免是官式的！

『在事前作安排，那是違反我的天性』。

甘地——我務必看明白在司加巴領事給我信中所說的話。（卽他不用政府名義而用個人名義邀請）我接受那件事（司加巴邀請在學院中作講演事）。但我要提出條件，要在他們面前自由發言講我願講的話。

羅曼羅蘭——既然如此你當堅請外國記者參加聽講，發表你的演說。雖然這些外國記者也很可能是法西斯黨員……所以也難確實保證你的言論不被他們改竄或掩飾。

甘地——在事前作安排，那是違反我的天性。

羅曼羅蘭——他們會將你的四周弄得空虛，將汝閉藏起來，包圍汝的會全是些法西斯蒂黨……

甘地——我很明白這些情形。但這些並不能阻止我對斷那些籠絡與枷鎖。我提出自由談話的條件，沒有中立的話，我講我所相的。我現在感覺是這樣的，我不能另有別種作法。我沒要求有這次的訪問，我是接受了邀請而去的。我以為縱然在這種空氣中，我也能談話的。

羅曼羅蘭——求好結果是不可能的。因為你不能與一般適當的人有所接觸。你祇能接近從這種政體中所揀擇出來的同黨，如讓帝耳，華爾密集，如杜地康地Tuti Quanti——這班戴智識階級假面具而心靈虛偽的人。你將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用什麼方法能見到其他的一般人呢？——這般人必想你是來向壓迫者致敬意的呀。

甘地——請你告訴我停留羅馬計劃的確切的意見。

羅曼羅蘭——是我麼，我將提出一條件。否則我恐怕你要作為一個騙局的犧牲者。在那裏，一切應取強硬態度去解決，無須溫和而彬彬有禮。無論你說什麼話，他們都會全體回答：「是！是！」（正如泰戈爾說他最厭恨暴力的時候，墨索里尼回答說：「我正也一樣。」）實則全體所想的是相反的。你必須與柴洛帝皮安哥（原名見上，譯者註）相見。……我願效勞為你拍一電報給我的朋友毛力斯Moris將軍，使你能在他家中下榻。他是一個絕對可靠的上流人士。　他的高貴地位和他的功績能確實保持他的獨立，沒有更好的別人可以留住招待你保護你的了。他有一種重視正義與榮譽的高尚情感，對於意大利的種種現狀深覺可恥。在意大利國王身邊及軍隊之間存在了一個反法西斯蒂的黨派，而法西斯黨並不敢輕犯這黨派地位崇高的魁首。我所說的這位創辦並曾指揮意大利空軍的毛力斯將軍，就是這些魁首之一。

甘地表示同意，因為他還沒有接受司加巴招待居留的邀請。……

羅曼羅蘭——昨日，係我獨講。現在請你告訴我，你對我昨日所說的作何感想？

甘地——昨日聽你講話時，看出你感到大的苦痛。我知道你用了很大的工夫才得到你的結論。另一方面，我呢，我就在另一形式下長成的。我平生所推到的任何的結論，都不是從歷史中引出來的。在我本身所受的培植中，歷史僅佔一極小的部份。我的方法是實驗的。我所有的結論，都是以我個人的經驗為基礎。我承認其中有易作幻想的危險。我知道有些瘋人相信某種事情而不能使他們打斷念頭的。——他們的經驗也正在此。在這樣的瘋人和我個人的經驗的中間，分界線極為微薄。雖然如此，我並不能對我的經驗毫無信仰之心。古來聖哲曾注意以直覺為基本的經驗的，現在人們還相信牠的準確，並且這些經驗已曾經過歷史的嘗試。我自負我的經驗也不是無所依據的。昨日，聽你談話之後，我曾加以思索：如何應對呢？我對我自已說道：「我不能說我的信仰也是這樣的。」你在我面前所提出的難題，殊為可怕。不抵抗主義（反暴力）在印度進行並將繼續進行得非常之有效；在歐洲可能是失敗。但是這個並不足為我的妨礙。我相信我的不抵抗主義有普及全世界的應用。但我不相信是我能傳達這個使命於歐洲。……我曾經與很多誠懇的英國人以及其他別國人士談過；我對他們說：「在你們對於你們自已沒有信心之時，你們就不該移動寸步。我呢，就是全世界不相信不抵抗主義，我也相信。「在我看過許多困難之後，在我們昨日會談之後，我的信心以為祇有不抵抗主義（反抗暴力）能拯救歐洲。否則是一個敬個的損失。關於現在蘇聯經過的種種乃是一個啞謎。……（下期續完）